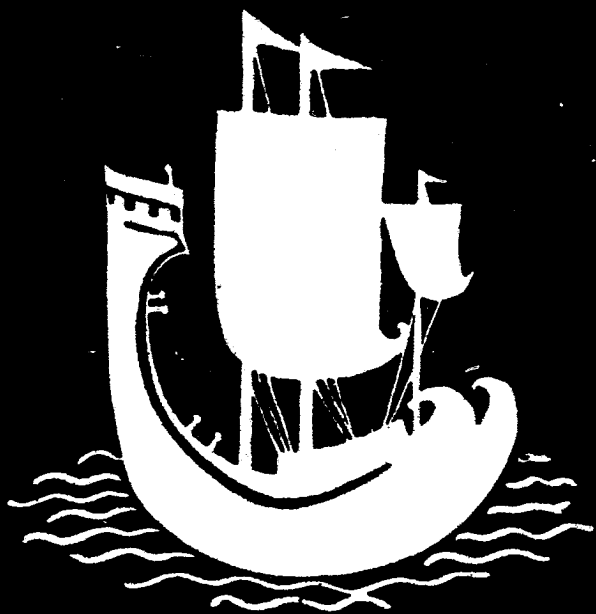


南洋遊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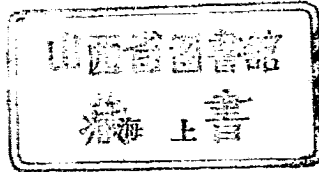
KM

24.408

02

南洋遊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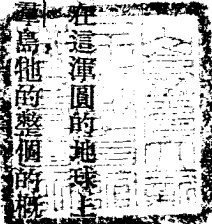
劉薰宇著



開明書店

37676

自序

說來已將近二十年了，我最初相信地球是渾圓的，而且又知道在這渾圓的地球上，有一些陸地說起來稱爲南洋羣島。但就是這樣地知道有所謂南洋羣島，牠的整個的概


念至今還是不會構成在腦海中。所以我腦中的南洋和這書裏所說到的——也就是我的足跡所會到過的——不過是馬來半島；若更要嚴密些說，不過是新嘉坡和檳榔嶼。

除了從教科書和先生們的口中得知新嘉坡以外，能多知道一點的，那就是由於聽了一位據說到過新嘉坡的姓陳的講演。這次聽講距現在也將近二十年，正是中國人大家擔憂着瓜分的災禍，而熱烘烘地鼓吹着預備立憲的時期。用現在流行的話來說，這位陳先生在當時，總算得是一個頂呱呱叫的熱心救國者，而且很能適應潮流的；他的宣傳工夫也着實使人欽佩，不但能口若懸河一瀉千里滔滔不絕地講，還能從手舞足蹈，以及面部筋肉的張縮中表出種種的情調；大約也就是因了他的這個絕技，所以使我至今一

提到新嘉坡就想到他的講演。講演中給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說，在新嘉坡，外國人騎馬的時候，用「亡國奴」墊了腳纜騎上去；他們用「亡國奴」拉大車，這些「亡國奴」拉得舌頭要伸出來一尺多長和吊死鬼的一般。那時我也許還不會滿十歲，「亡國奴」的真意義全然不理會，僅僅因為很有些人常用牠來罵別人纔多少懂得大約總不是好東西。至於墊腳和拖車苦到什麼程度在我那時的幼稚的心情上，還不能感到，只覺得很有些奇異罷了！

從那次聽講以後，讀地理教科書讀到南洋羣島的時候已不很多，也不常有機會再聽人講起，因而對於牠也就不關心了。一直到了八九年前，有一次忽然有一個機會，打算和兩三個朋友一齊到南洋去過粉筆生活，纔又重新將對於牠的興趣提起來。但既終於沒有成事實，不久也就全然丟開了。雖是這樣，墊腳拖車這類的事，已不知不覺地斷定牠們並非真確，所以這次得着了這偶然的旅行的機會，也就並不預備着去看這些心以為沒有的苦況。更切實些說，這次是毫無成見毫無準備的。所以這本書裏所寫的不過是個

人一時的感想，當不來什麼正經的資料。將牠出版，也只是留一種紀念的意思。

這書裏所載的既只是個人在旅行期間隨時的感想，沒有系統固不必說，就是對於馬來半島所得到的整個的感想也還沒有表明，心下就想來補充一些。雖是如此，關於馬來半島的政治經濟的情形，以及自然界的風物，我卻不想，也不能，再多說什麼。

這次旅行唯一的同伴是 Y 君，照理我倆的感想就當很接近，而事實卻大謬不然，這算是一件極有興趣的事。不知爲了什麼我倆的根本意見，就全然相反；他處處感到我們中國人的偉大，而很樂觀，我雖不一定就悲觀，卻處處感到中國人的衰老，這衰老是好是壞，固然很難評定，但倘使長此以往，命運一定不見得會亨通起來。這卻很難否認。

中國人到馬來半島比現在統治牠的英國人早得很多，這是事實；馬來半島的開墾全仗中國人這也是誰都承認的。然而——便要說，若沒有中國人，馬來半島就沒有今日的盛況，這就很是一個大疑問？美洲不是全然由歐洲人經營的嗎？而中國人自己開闢中國已四五千年，除了廢物似的萬里長城，小規模的一條運河，還有幾樣可以撐得起場面的

的呢？

喫苦，是中國人名聞全球的特性，一般地看來，這很可尊敬，但仔細思量，也還有問題的。喫苦不好當成目的，一個人所以要喫苦爲的是希望從苦中解放出來，中國人在馬來半島已算喫過了幾百年來的苦了，然而現在怎樣？不仍然還是在那裏去喫苦嗎？雖則很有些人以爲到南洋就可發財，而且也會有些人去發過財，但就只以馬來半島而論，華僑中不靠苦力生活的究有多少；一代跟一代喫苦下來，叫子子孫孫還逃不掉喫苦。這算得來什麼一回事？這就是偉大嗎？中國人移殖到南洋去的，除了苦力，財神，土地還有什麼沒有？這是很明顯的，在南洋，中國人已快到想喫苦都要沒有苦喫的地步了！這並沒有一點誇張，是從政治的和經濟的情況上隨處都可以得到證明的。所以這樣的費力多而成功少，這不是因爲中國人缺少一點什麼社會生活所必需的重要性嗎？從馬來半島看去，中國人所欠缺的有兩點：一是文化的努力，二是社會的組織。其實這兩個缺點，在國內也是隨處都可感到的，不過在馬來半島更是明顯罷了。

若說中國人沒有文化，這自然是荒謬絕倫；將所有的線裝書搬了出來，誰也要被牠壓得透不過氣的。所可惜者是老祖宗們雖然費了些心血創造出些產業，一班不長進的子孫，不懂得發揚光大，只知道躲在老招牌底下混飯喫。於是乎所謂讀書人，便只有兩個目的，一是陞官發財——借口治國平天下，一是空談度日——借口品節清高。這樣的思想，到了南洋當然毫沒有存在的餘地，因為既無官陞，發財也用不到牠；至於要講清高，原用不着跑到那末遠的地方去。中國的文化既用不着，西洋的文化也一例看待；結果，便一天一天地馬來化。

人類的生存，文化實在是主要的原素。若是一個民族的文化一旦停止了，發展那個民族的運命也就可以決定了。現在，從表面上看去，各民族間似乎靠着武力來競存，但這只可算得文化進展到某一程度所生的果。一個民族倘使只有武力而沒有文化在後面支撐着，這種民族一定不能萬壽無疆的。所以中國人從今以後若不能從文化上努力，不但在南洋要被擠出來，恐怕在地球上也不能長久立得住。日本人在南洋比起中國人總

算是後進，但牠現在已有咄咄逼人的不可侮的勢力；這絕不能說全仗牠的海陸軍的力量。別的且不必說，就牠的出版物而論，每年的數量在世界上已佔了第二位；這不是令人喫驚嗎？再縮小一點範圍，關於南洋的書籍，牠也已有了好幾百種。中國如何？

至於社會的組織，說來更可憐，中國人的腦裏完全還是只有以家族作中心的部落思想；這在南洋也更明顯，除了同鄉會而外就沒有更大的與社會有關係的組織。學校原是教育青年的機關，本不應分界域的，然而在馬來半島，華僑協力辦的學校卻不容易找到；大多數學校的經濟的來源都是靠地方主義所維繫着的團體。國家主義的好壞，姑且不論，但比較部落主義總是進一步的，中國人還仍用這付舊傢伙去和別人爭生存，怎不倒霉！

有些人說，華僑已很知道愛國，即如對於中國的革命就早已盡力不少，絕不能還說牠們沒有國家思想，但我的實感卻不如此。我覺得，若中國的革命的鼓吹者，不是廣東的孫中山，在南洋能否得到那樣大的幫助，很是疑問。而孫中山在南洋鼓吹革命，最初也還

是利用鄉土思想引誘他們到民族思想的：就這一點已可證明他們的國家思想，即使已有一點，基礎也很淺薄，而大部分還不過是被壓迫底下的呻吟，算不來真實的覺醒。

我不是要鼓吹國家主義，更不是要想中國人也有用武力作後盾開關殖民地的一日，中國人雖有四萬萬，但平均地分配在已算是屬於中國的土地上，還不到擠不下去的地步。中國自己藏在地下的富源只要大家不甘心讓牠永遠藏着讓幾千年後的子孫來開發，也着實可以自給而有餘。不過，時間的流動是一點不客氣的，別人一天一天地往前進，我們不好只立住了當西洋境看；看得呆了，免不掉要頭昏眼花倒地去的。

這本書，從序文到末一頁，沒有一句好聽的話，這是我對於一切讀者很抱歉的！但實在也是無可如何；第一，我沒有說恭維話的本能和教養；第二，事實是事實，真也難改變得來。好在我也忝爲中國人。中國人所有的缺點，不但我免不掉，也許還更甚。因此，若有人以爲我只是在批評人，那末，我鄭重地聲明，我始終沒有把自己放在圈子外面。至於批評得對不對，我想來毫無問題，倘使不對，既不是什麼大了不起的侮辱，很可一笑置之；因爲果

然對了，徒然氣憤也無益。

真的，很有些西洋人會恭維中國人，我聽到的時候也着實高興；所以，我有時就想到，不是西洋人，實在是我極大的不幸；不然，就很可能以大地恭維中國人幾番。

然而既已生就是中國人了，又哪裏忍心尋自己的開心呢！真無可奈何呀！

前遊歸來十二年五月作於月下蛙聲中

目錄

出發的一天	一
「中國人」	二
大餐室中	四
到香港	五
「大將南征——」	七
西貢	九
抵新嘉坡	一四
咖啡和紅毛茶	一七
領事館	一八
「君提出的問題」	二一

歡樂園和新世界·····	二四
不愛江山愛美人的柔佛馬來王·····	二五
愛羣女學·····	二七
車牧師·····	三一
婚筵·····	三三
「公館」·····	三五
「萬智美」和華商局·····	三七
拉佛爾博物館·····	四〇
苦痛肉麻的宴會·····	四二
孔聖人·····	四四
工商補習學校·····	四五
上海書店·····	四六

只剩空屋的華僑中學	四八
兩個浪漫旅行家	五〇
行路難	五二
公園	五八
表現中國精神的極樂寺	六〇
普渡衆生的法空禪師	六二
臘鼓聲中度除夕	六三
升旗山	六五
海珠寺	六七
孔巴養正學校	六九
蛇廟	七一
紅豆	七二

「華僑與中國文化」	七三
婦女出遊和迎大伯公	七四
良宵夜宴	七七
海邊別墅中的一日	七八
「土生」	八一
華僑的一種較新的組織	八四
演劇籌款	八五
半途登船的小女孩	八七
不甯靜的一日	八八
青天白日旗下的滿地紅	九〇
馬來戲	九二
海濱麗影	九六

「唐伯虎點秋香」	九八
馬來美人	一〇〇
移上歸舟的夜	一〇二
苦悶	一〇四
又到西貢	一〇五
堤岸	一〇七
輪船帶着別淚離開了	一〇八
香港之夜	一一〇
從吳淞到江灣	一一一

插圖目錄

馬來美人	一
馬來人割椰子	二
馬來人的住屋	三
馬來人的娛樂	四
馬來人喫「留連」	四
檳榔嶼船埠	五
檳榔嶼街市	六
檳榔嶼公園	七
新嘉坡街市	八
新嘉坡公園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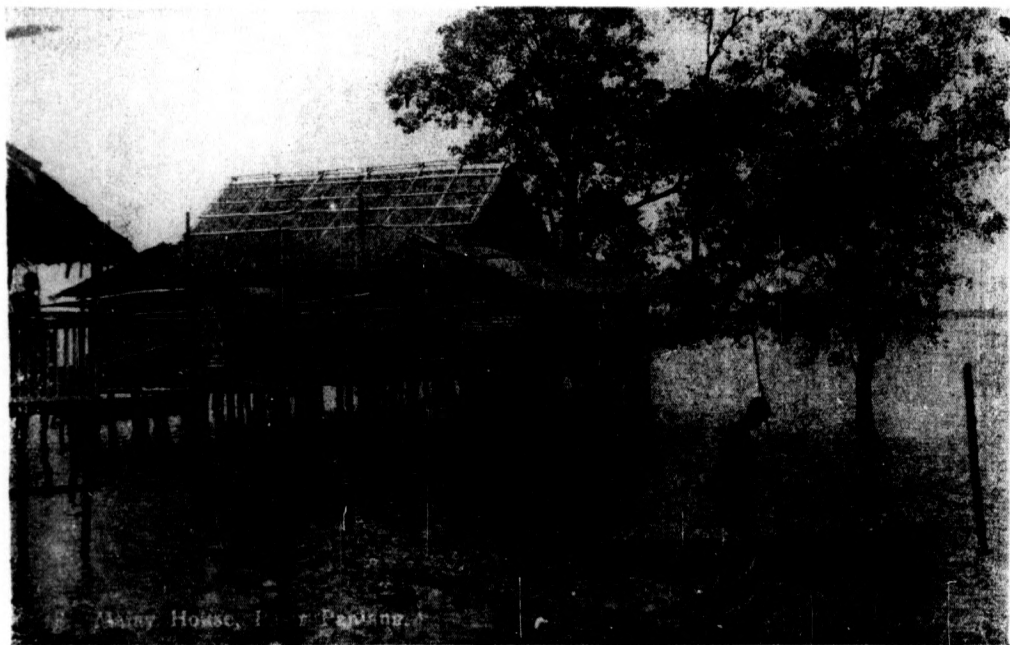
椰子林	一〇
檳榔林	一一
蛇廟	一一



馬 來 美 人



馬來人割椰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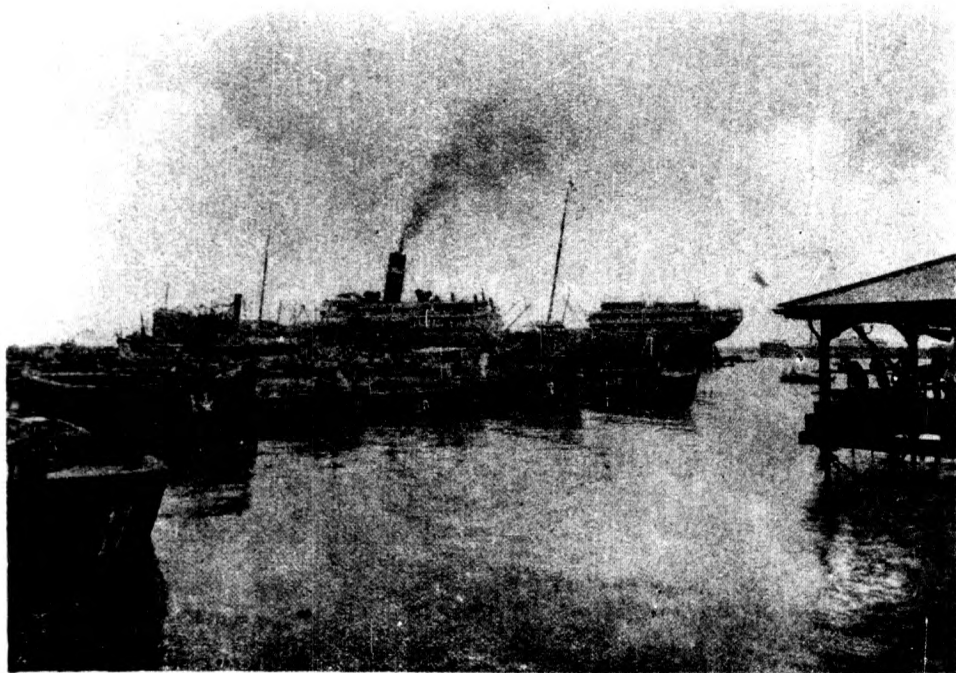
馬來人的住屋



馬來人的娛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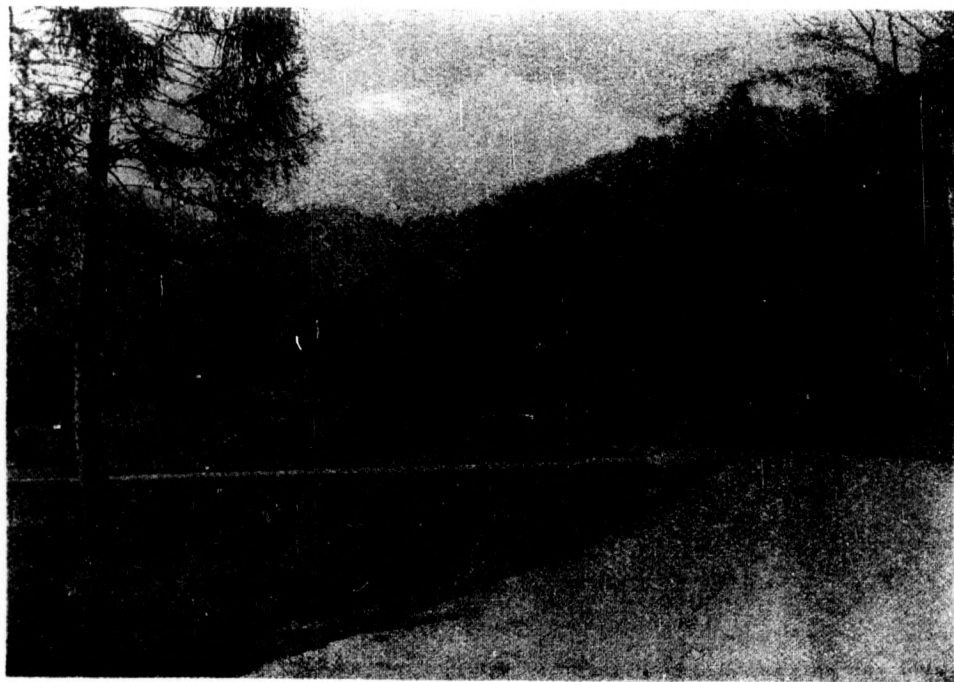
馬來人喫“留連”——一種很臭的果實；據說馬來人雖當了“紗籠”
也非喫不可。



檳榔嶼船埠



檳榔嶼街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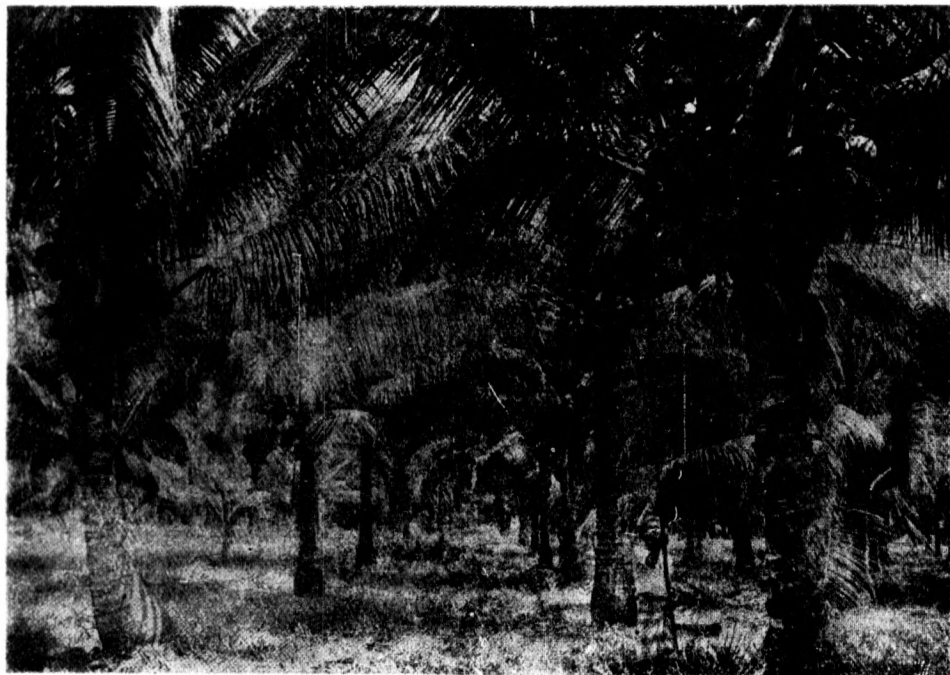
檳榔嶼公園



新嘉坡街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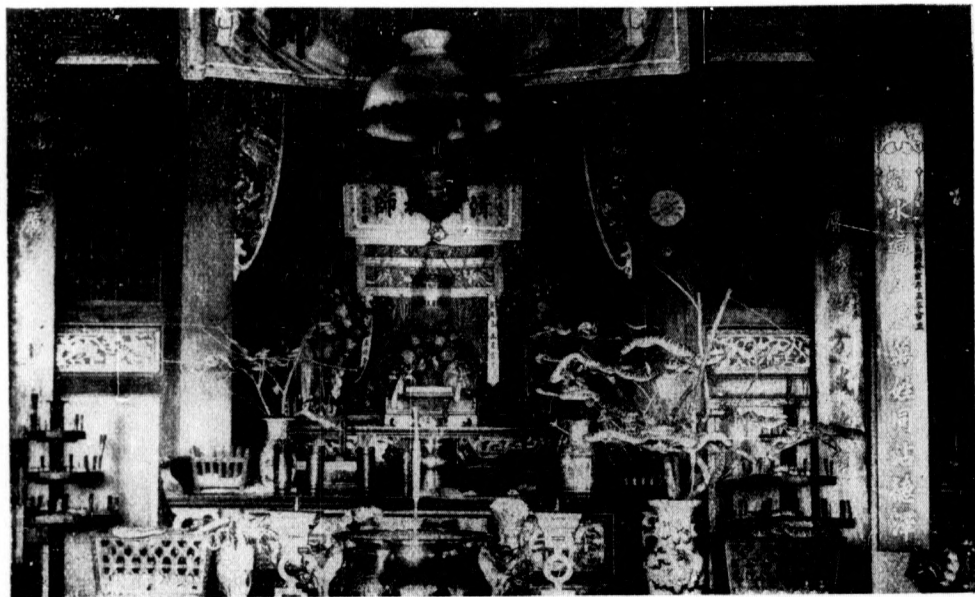
新嘉坡公園



椰子林



檳 榔 林



蛇 廟

出發的一天

一九二六，一二，四

嚷着到南洋，已將近八個月，今天總算動身了。

大約上午八時一刻，從許多人的充滿了熱望的視線中，乘汽車別去，心裏十分地感着渺茫。

九時到黃浦碼頭，預定的法國郵船 *Paul-Jean* 卻毫無踪影，因小工的指示纔曉得該輪係停泊在楊樹浦碼頭。轉到那裏，牠卻泊在江心，只得僱舢板渡去。一切安排好了，取時計一看，已十時一刻，距預定開輪時只十五分鐘，心爲之一寬。著名欺騙的碼頭工人，居然不欺我們，這也算得幸運了。但一想到先我們乘火車到上海，準備趕赴黃浦碼頭送別的沈陶陳諸君的空跑一趟，不禁悵惘。

其實，船到了下午二時纔起碇，多數乘客都在下午一時纔從江海關碼頭乘小輪到來。我們購票時，不曉得什麼原因，時間和空間統被纏錯，以致白白地緊張一場，回想着真

可笑！

終日靜靜地躺着，縈繞於心的，就是妻的終夜不會合眼同着暗泣。從小雖曾讀過「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一類的話，但經過了不少次的人別和別人，都不會真切地感到，這次算領略着了！雖是這樣，除將所謂鐵石心腸，硬迫着她忍受那苦悶，卻不能有什麼別的較好一點的安慰給她。啊！所謂同居生活者，原是建築在弱者——也許就是最強者——的被犧牲上面的吧！

「中國人」

一二五

可聞。五時，從熱鬧中醒來，覺着船略左右搖擺，軋軋的響聲和間壁乘客的嘔吐聲，都歷歷可聞。

風浪原很平常，早餐和晚餐竟已有半數乘客不能入席。三等乘客約五六十，西洋人佔四分之一，其中有四個是中年婦人；中國女子共八九位。有傭工，有女教師。小風浪搖蕩

着便不能到飯廳的都是中國人，西洋人則不但男的個個都仍帶着「卓別麟」的活氣，女的也沒有什麼苦悶的樣子。

我於是起了這樣的感想，縱令西洋人所有的戰艦和潛艇如數交給中國，中國人也稱霸不起來吧！豈但戰艦和潛艇交給中國，中國人沒有辦法呢？——所以軍閥無論南北，除了三國演義或「明治時代」的戰術以外，什麼鐵甲車，飛機都非外國人指揮不可——就是巴黎大學，格林威契天文臺，克魯伯廠讓送中國，中國人不見得就能夠文明。

是的，別人已經感到輪船火車仍不便當，要努力用航空來代替的時候，中國人對於輪船火車還只在驚異着，沒有一個製造這些傢伙的工廠，文明程度相差原很遠。但這種程度的差別並不是和年齡的不相同，永遠追不上的一樣；只看各人的努力若何！而從另一方面說，別人乘了飛機跑，中國人也乘了飛機追，以後固然可並肩齊趨，而已往關於製造飛機所需的勞力，中國人不會供給過，總算大得便宜，這何等的巧呢！

所可怕者，就是在飛機裏別人可以駕駛牠，而中國人便只有發昏！這樣一想，中國人

的問題，似乎在西洋人所有的問題以外，還另有一個更重大的。

大餐室中

一二六

中國人和西洋人一同在大餐室中喫飯，在我眼中，已連續看到三天了。越看越覺得可怕，忍不住要打寒噤！中國人不但黃瘦而已，面孔的缺乏表情，舉動的沉滯呆板，比起西洋人來，實有傀儡和真人的差。也許西洋人到這地步，已失了「君子丰格」，但就是說他俗粗浮躁吧，總不使人對他起反感。

因了他們精神的旺盛，力量的充實，差不多有要衝破皮膚冒突出來的景象，所以雖只十二三人便把全大餐室佔領了！晚餐後，身材最高的A，抖着身子彈披雅娜，最活潑而充溢着滑稽氣分的B，搖擺着拉這個或扯那個地跳舞。另外三個軍人和三四個商人模樣的和着或唱或拍節，三個肥胖得全身肌肉都要顫動的婦人時談時笑地在室中跑來跑去。

中國人，我，我們，大半各自回房去了。剩着的寥寥幾人，也只呆呆地坐着，當看客。看到可笑而忍不住要笑的時候，便很不自然地微微地開一開口，然而一瞬間面孔仍舊板起來。

最可痛心的，是傀儡的戲，要真人來玩弄；而且無論玩弄的人如何巧妙，被玩弄的傀儡終於是傀儡！不時地要挑引當看客的中國人，中國人者，忸怩而已！

自然界原是舞臺，和大鑿室一樣，中國人若真能賣力氣地扮演，當然做得出幾幕好戲；但若只當看客或傀儡，那就只有任別人安排，被擠在舞臺外了。

到香港

一二七

船在香港停十幾小時，和Y君登岸去遊了一次。

倘使不因爲在書上讀過，和聽着這人那人說過，單就我的眼睛看，香港我一定以爲是中國人的。商店的招牌，固然有英文的，但也有日文的，而且中文的總觸目皆是。走在路

上所碰着的外國人似乎還沒有在上海黃浦灘所遇到的多。

所以使我有這樣的感覺，不但是因了中國人的數目比較的多，實在中國的空氣也異常濃重；歐化的氣分似乎遠不及上海。我們在岸上遊，恰是上午八時左右。在街上時時遇着一種二十來歲的人，身穿中國式的布的汗衣，手提着一隻籐的或皮的小匣。最初我和Y君不約而同地都喫一驚，「爲什麼這樣早，就有這末多的理髮匠在街上來往呢？」後來多走了幾條街，見着他們都是走進什麼什麼書院裏去的，纔恍然大悟。

就把歐化丟開，在中國氣分裏，好像也是古色古香的。我們曾到一家什麼園去喫午飯。那裏雖不及上海的五芳齋的大，但生意的興隆卻很相當。食客中，大半是爲喫飯而喫飯去的，每人叫一盅飯，飯上擺一點牛肉或火腿或香腸，我們用紙頭照菜條——一條一條地粘在牆上的——開了幾樣想着大約可以合胃口的菜；擺了出來，味道還相差不多，最使我們覺得奇異的，倒是盛菜的器皿：都是我五六歲時所見到的菱形的四方的或八角的底高而坦淺，畫着八卦呀太極圖呀的那些傢伙。這種傢伙，在二十多年前被我見到，

原是希罕，但不過二三年牠就不大出現了。就是那時，我還不會把這樣的傢伙當作飯碗過。用牠盛飯今天是第一遭。

在「唐人街」這個奇特名稱下面，已很充分地表示着廣東人的特點，就是無論在怎樣的國度裏，「唐人街」總是廣東人的「唐人街」。太陽所到的地方，都有英國國旗，這是英國人所以自豪的，但要說：英國國旗所到的地方都有廣東人，而廣東人到的地方，都有「唐人街」；也許和事實相去不遠吧。

爲了這樣，我愛廣東人！爲了這樣我不忍離去香港！但船終於開動了，我立在甲板上眺望就要別去的香港。山腳下面浮滿了噴着黑煙的火輪；山腰山頂，滿列着鴿籠式的洋房；空中飛機唔唔地飛翔；而廣東人者只蟲一般地在馬路上蠕動。香港畢竟已屬於英國人了！

「大將南征」

正調着咖啡，突然隣桌的，佔領了大餐室的西洋人們鼓噪了起來。「China! China!」縱橫於大餐室的 B 這樣地狂叫，同時他們的掌聲雷一般地響。

回轉頭去一看，原來 C 君正彈着「3·2·16……」，而某女士立在披雅娜旁邊，低低地唱着「大——將——南——征」

大餐室中的披雅娜，乘客原都有去彈的權利。因了中國人不會動過手，所以一動手又惹起了贊揚，不，也許是揶揄，這也無怪其然！我所感着難受的還不在此。

十幾個西洋人，當然不是一個地方生長的，雖然大約都是法國人，而且年齡和職業也很不相同；但 B 一彈曲的時候，大家都能依曲而歌。這可見在這種民族中，精神是統整的了。想到中國的不統一，真是相形見拙！

平常我們都這樣感到：「中國只有軍閥和政客不統一，人民是沒有南北東西的畛域，所以只要軍閥和政客統一就太平了！」現在，我卻覺得，還不容許這樣的樂觀！所謂四萬萬同胞者，畛域之見更在南北東西以外。在精神上，宗教也好，文藝也好，哲學思想也好，

現在都沒有真實偉大而能支配着大多數人的東西。正爲了這樣，所以軍閥和政客可以跋扈橫行了！他們的不統一正基於民衆的不統一吧！

○君是福建人，某女士大約是在上海受教育的。我呢，知道「大將南征——」的調子還是二十年前，在比較僻遠的地方的事。同餐室的別的中國人怎樣，我不能猜測，但「大將南征——」的調子總算暫時把我們這三個萍水相逢的人在音樂上統一了！但可惜，這已是古董！可惜這古董還寄託在洋貨」·3·2·16……」上纔能統一！

民國以來，且不說沒有通行全國各學校的歌曲，就是國歌也者，也是你唱「中華中華」，他唱「卿雲縹兮」，我唱「於鑠神州」。可見中國的統一，只是古董的餘力，距民治自然尚有十萬八千里！

西 貢

一一一〇——一一

經香港到西貢，很可感到英法人精神的不同。暴發的資本家，函了要取得別人的尊

敬，往往裝點出些風雅氣。廳堂中陳列幾件人造古董，壁上掛幾幅不及格的名人字畫，房子取名什麼廬什麼舍。雖是如此，而資本家總是資本家，徒使人起一種不調和的反感而已！倒不如中落的所謂世家，雖滿屋壁佈滿了塵土，角落頭結滿了蛛網，總存有幾件像模像樣的耐人玩味的東西。把這樣的差別來表示香港和西貢，很有九分恰當。

這次到香港，曾忽忽地參觀了公園一次。該園築在山腰，布置很精緻。後方和左方，都是蒼鬱的綠林。高大的榕樹下面雖然陳列有幾盆雁來紅和菊科的金彈子銀彈子之類，卻全無秋意，盛夏的氣分十分充足。至於市場，自然是上海的大馬路北京的大柵欄的神况。

在船裏因了這樣的印象，便冥想著，更南到北緯十二度的西貢，當愈酷暑不堪而將有「野田禾黍半枯焦」的景象了！加以船中氣悶不過，熱氣薰人，雖在電風扇下面，也不能安眠，心裏不覺煩燥起來！

那知抵西貢，船在平靜修長的西貢河中紆迴了數小時纔到碼頭。乘客都立於甲板

上眺望。滿眼坦平的綠野，間有農家小屋，鄉村風味，實不過深春初夏的氣色，和預期全相左；心爲之暢，而忘卻已入熱帶。

船泊西貢，上下貨物頗多，經三日纔起碇，因得比較從容地遊覽街市。

上海住居的人，偶然到了靜安寺和霞飛路西段，往往心神一爽，見了法國公園，更覺別有天地。在西貢卻隨處如此，很惹人依戀，雖馬路的不清潔，微風一起，卽有塵土飛揚，也不使人生厭，馬路開闊而長，兩旁都種有枝葉繁盛的樹，隔數十丈望去，總以爲彼端必有園林，因爲這種欺騙，曾冤枉追尋了幾次。

因了大商店日中都不開——夜六時到八時交易——，在馬路上走着比較不緊張，而得左顧右盼。市面依然是中國氣分較盛。至於一二印度人高踞櫃台上面，招攬顧主的印度商店，卻不甚多。

動物園很和北京的萬牲園相仿，只是佈置得更有條理，更清潔美麗，而斷風堂那樣的有風流故事的東西卻是沒有。動物畜養得很好，但種類並不十分多。我前此所不會見

到過的，只有幾種鳥和猴以及熊虎，鱷魚，鱷魚伏在半水半陸的地上，初看宛然和岩石一樣，真有冥頑不靈之感！

除動物園外據說還有博物館，因人地不熟，語言不通，竟不曾尋到。偶然走到了公園（？）遊了一二小時，除森然的林木外只有一尊銅像。這銅像建於一八八九年五月。臺高丈餘，上立一軍官，右手扶着大砲，臺的左右各塑一跪射作偵伺狀的兵士。在叢林裏面而發見這種寶貝，使人頓起綠林豪傑之感，而失了尊崇心！

最使我起快感的，除天然秀麗的風景以外，要算黃包車夫了。多係安南人，頭戴草笠，拉車的技術和上海的不相上下。我們言語不通，但上了車，任我們指着走，下車時酌量給資——約每小時三角——並不爭執，或出惡相。最有味味的，就是他們也能察出我們係從輪船上岸遊覽的，我們要歸船時，在車上只要向泊船的方向一指，他們就拉了去。有人說，正因他們這樣阿木林，所以亡國。這話也許有一部分理由，但我對於這樣的性質始終起一種好感！

在西貢雖然不會到什麼學校去參觀過。書肆到走了五六月。中國所出書報賣的很少，時或見着路旁的賣中國書的小攤所賣的也是什麼男女祕密，某某風流史之類。大的書店所賣的，大部分是一種拼音文字的漢文書，如琵琶記，說唐等各種舊戲本，真是應有盡有，全用羅馬字母——略增幾個——拼成。此外詩經，四書等則漢文和拼音文對照，並且還有注解。在某一種初學課本的封面上畫有一隻鷄和一隻狗，下面題着「人不學，不如物」的字樣。從此很感到文化的幼稚而同時又足見他們的掙扎的精神。

購上海報紙很不容易，我們在香港已見到的，到西貢還不會有；並且據說，買了若在街上打開看，就要受干涉。

船定十三上午開行，十二夜上船的客人不少，有白的有黑的。其中一個中級軍官似的「黑將軍」，魁梧奇偉，見了頗使人股慄。送客的要到船上，每人須出資二角購票，這是我所不曾見過的。

抵新嘉坡

一二，一五

昨午在大餐室中，所有到新嘉坡的乘客的護照全被茶房收去。除我和Y君外，他們的護照上所填的職業大都是一個「商」字。某君說當地對於知識階級檢查特別嚴，稍有疑惑便須當日回轉。這種說法，在國內已聽說起過，但好像只講的是荷屬，雖是這樣，究竟不甚明晰，聽到某君的話，心裏便被愁悶佔領，無論怎樣總驅遣不去。「明日真被留難怎樣？」倘非當日折回不可，多麼沒趣呢？」這樣往反地想着，並幻想了些聊以防禦的話。而心裏終於不安，直到晚飯後，倦極了朦朧地睡去纔放下。

僥倖非常，一覺醒來，已上午五時半。睜開了眼便默然地復習昨日所安排的話。正思索間，茶房卻來扣門。催到艙面去對護照。一想到困難和結果馬上就可見分曉，反安定了。款步到艙面，男男女女的三等乘客二三十人已聚集。有半數人的面孔上都帶着些不安的神氣。

船抵碼頭尙需一點多鐘，在被太陽照得銀一般的水面緩緩地浮移，而所謂驗護照的「洋大人」卻影兒也不見。候着驗護照的人們所談的只是關於檢驗和到埠後居住的事。忽然大家紛紛向船邊跑去，扶了鐵欄向水面注視，有笑的有談的。我雖坐在椅子上不願動，終於也被他們所表現的驚異和歡悅的神情誘惑了，懶懶地走到鐵欄邊，跟着伏了
下望。

原來水面漂着二三隻小划子。每隻上一個馬來人蹲着，口中唸唸有辭地向船上的人懇求。乘客將一個小銀幣擲下水去，他們便撲翻身潛到水裏將牠拾起，滿身淋漓地回到划子上，引起乘客的哄笑。有的人說靠此爲生的人不少，我頓然覺得水滸傳上的浪裏白鱗就在眼前了。同時又想到，從前由長沙乘輪到常德途中也有搖了划子討銅元的。但都是女子。大概一隻划子有兩人，一個年在四十歲左右，一個不過十八九歲。所討的銅元，是備那年青女子的粧奩的。據說那是一種風尙，不一定是窮人纔來討。討的技巧卻比之於新嘉坡的馬來人，瞠乎其後了！

大家看得有趣，似乎一切都忘了去，船也就靠了碼頭。又經過將近半小時，纔有身長臉黢黑的碧眼人抱了護照光臨，他坐在休息室裏，乘客立在外面。從頭等乘客起先西洋人後日本人後中國人，逐一地叫了去。我立在外面仔細看他的舉動，真令我莫名其妙。昨天某君說得那麼厲害，今朝卻恰得其反。他拿着護照問一句住什麼地方，無論自己或旁邊立着的人答應了一句，他記錄在一張備好了的名單上，很隨便地在護照上蓋一個印，就完事。對於女子更優待，有的連問也不問，印也不蓋便把護照發還。

得了護照心裏便很坦然：「總可登岸了，檢查行李，不過打點麻煩，決不至於再有問題，我除了半箱衣服，幾冊小說再沒有什麼！」

剛整理好行李，跑到外面尋找旅館中接客的人，某某三君已到來，一切都聽他們安排。將行李交出，我們便乘汽車先行。途中猛然想起我的箱子是鎖上的，而鎖匙忘了交給照料行李的人，便對某君說：「我鎖匙沒有交給他們，檢查起來很不方便，恐怕把箱子弄壞。」意想不到他的回答是：「不要檢查的。」但我總放心不下。到旅館住下，約一個鐘頭，

行李到了，果然無事。後來客棧的賬單上，開着「行李檢查費一元五角」，我纔恍然！

咖啡和紅毛茶

一二，一六

我初到北京的時候，最喜歡到北方人的家裏，而又最怕去。他們招待客人的直爽而懇懇，不使我在南方一樣。到了人家，說話總要小心，而且時常感着主客的中間最少總隔了一道玻璃屏風，這是我極喜歡的。但有一件事，我卻始終不慣。原來我在南方，已有一個習慣，每到人家，主人所給的一杯茶總把牠喝完纔走。因為我有一次在某戚屬的家裏，主人在客人走後，見着客人的茶剩了半杯，便說「討厭，白糟蹋，喝又不喝完。」

最初不知道，我的這種習慣，在北方行不通，喫了不少的苦，一直沒有找到一個兩全的解決法。主人送一杯茶來，我照我的習慣，將牠喝乾，主人卻又斟滿。再喝乾他又再斟，總不使杯中茶不滿；並且還要不斷地勸我喝。因而常把肚子喝脹了纔告辭出來。

在新嘉坡主人對客的態度，確實使我比在北方還感着方便，客套虛禮都很少，除了

見面和辭別握手而外。但和北方的茶相似的苦頭今天卻拜領了！

南洋咖啡的產額不少，咖啡和紅毛茶的店無論那一條街都有幾家，客人到了，主人便去叫咖啡或紅毛茶。略客氣一點的，還加上一盤餅乾。無論咖啡或紅毛茶，總屢着些煉乳，味道實在不很好。

一杯咖啡原不算什麼，主人把牠喝光，客人自然也跟着喝了去。今天從下午到夜間一連拜訪了十幾個朋友，便喝了將近二十杯咖啡。最末兩三杯不過是照例往口裏倒，已覺不出什麼苦和甜的味道了。而回到旅館，肚子雖不脹，倒在床上，眼皮卻總不願合攏去。回想到在上海喝咖啡的景象，不禁失笑！

領事館

一一七

在北京東交民巷中走着，和在上海租界中經過領事署的門前，常常起這樣一個念頭，「我若是做官，一定要做外交官。」雖有時知道留學生鬧使館這類的事，也以爲這總

是偶然的，平常的起居畢竟舒泰。但說來慚愧，除這次由上海動身以前將護照去找英領事簽字外，不會到個外交官的公署裏去賞識過。

這次雖沒有要找領事的事，但因想一觀究竟，所以P君約我到領事館就欣然地去。

從旅館與P君同乘一黃包車動身，——南洋的黃包車，比上海的寬大，兩個不特別胖大的人並坐着還不覺得擠。兩男或兩女，或夫婦，或拚頭（這是我有時見着推測的）甚而夫婦還領了二三個小孩子，同乘一車，這是乘者，拖者，看者都慣常的——沿路，一面和P談話，一面就依了腦裏所想像的領事館向路旁張望。走了約半里路，路旁仍只是一連的三層樓的商店並沒一所開闊的房子，而P君便叫停了車。我問他「你要找誰？」他卻對我說「到了」。

一幢三層樓洋房，最下層堆了不少的貨，二層的窗前，掛着一塊「長生祿位牌」式的「大中華民國：總領事署」的牌，這真使我大大失望！

從堆貨間的——堆貨間和領事館，究竟誰是二房東，我不會問過，不敢妄斷——右旁的狹窄的扶梯上到二層樓，前樓便是客廳，我們就在那裏坐下。名片送去，領事還沒有出來的時候，我趁這機會把客廳的四壁張望了一番。

左右兩壁掛着商務書館（？）所印的孔孟關岳「四聖」的像。還有一堂屏，和兩個磁盤。臨街一面，窗間的壁上懸一張十二寸（？）的段祺瑞的半身照片。貼兩壁各擺幾張椅子，廳當中放一張檯和四張椅。

心裏忽然想起，「北方正嚷張作霖入京，南方正在武昌建設國民政府，這兩天所到的人家，壁上最少都掛有一張孫中山的照片……」便覺得現在似乎已置身古物存列所了！正想得出神，領事來了，纔猛烈驚醒！

P君替我介紹以後略周旋幾句，因候着要見的人不少，便與辭而出。途間的談話始終沒有離掉「領事館」。

「南洋的華僑不是很好面子的嗎？資本家也不少，怎麼不捐點錢起一所漂亮的領

事館呢？」

「他們除了到別埠去要領護照外，哪裏還用得着領事？」

「這就難怪，我們貴國的政府自然是沒有錢給他們的，虧他們還窮得下去！」

「窮！一張護照三塊錢，每年至少要發十萬張呢！」這話很使人難相信，但說的人卻不止P君一個。

F君提出的問題

一一一八

同住一旅館的F君，是我朋友K君的朋友。他是南洋的土生，曾進過英文學校——英國人辦的學校大家都叫牠是英文學校——現時在殖民政府裏做事。

因K君的介紹我到他的房裏去坐，同時在那裏聚談的還有某某三君。

F君很健談，從我們走進去，他便和K君口如懸河地講，約一個多鐘頭，直到大家坐着喝酒，他的談話還是不停，他和K君用英語對談，我們只是呆呆地在旁面坐着。

到了酒罷喫飯，他纔對着我艱澀的普通話說：「對不起！兄弟普通話說不好，我們中國人同在一處不應當說英國話，請原諒！」

「沒有什麼，說話，只要你對着說的人聽得懂就好了！」

「再過三十年就好了，現在的小學生都會講普通話。」

F君的話很合事實，大約再過二三十年，我們到南洋，一定比到浙江，福建，廣東各地，言語上方便得多。不但華僑的學校都教國語，而許多的華僑，也都和F君一樣，深感覺不能說普通話的不安。其實在說話的技能上，華僑中能兼說福建話，廣東話，馬來話和英國話的人很不少。真有用普通話的機會，他們一定可以學得好的。

F君很想和我多談，所以把剛纔和他談得很熱鬧的E君，又丟開了。最初我們的談話很亂，後來卻得了一個範圍。他們提出兩個問題要我回答，一個是「如何可以進中國的大學？」還有一個是「進了中國的大學有什麼用？」

F君的發問很誠懇，他說：「我有兩個兄弟，我要送他們回國去進學校。南洋的學校

辦得不好，並且中學很少，只有小學，英文學校又是奴隸教育。」

但是我對於他所提出的問題很感覺難於回答，因怕有負他的厚意，勉強地說：「依我的意見，可以在南洋初中畢業了，再到國內去進高中，高中畢業再入大學，因為年紀太小了，到國內去很有些不方便。」

他接着問：「有什麼學校可進呢？」

這樣的題目，是我常常怕人問到的，不料今天卻被問到了，只得無奈地回答：「看要學什麼」了！這樣回答以後，心裏非常怕，深恐他進一步提出「學什麼進什麼學校好」的問題來。

幸運極了，他不會追問而就轉到第二個問題去，但我也同樣深深地感覺困難。要將我的主張只問學不管用，水到渠成的意見和他說呢，一來不是他所需要的回答，二來他對於普通話既不很知道，這樣不是三言兩語可終結的議論，一定使他頭痛。

想了一會，無可奈何中：「若在國內做事那和進學校沒有關係；……只有交通部辦

的學校，學生卒業了，可以在鐵路上做事，比較靠得住一點。若在南洋我對於此地的情形不熟悉，不能回答。」

這樣的回答，是誰聽了也不滿意的，F君也失望了，仍用英語和K君去暢談。這時我感到很難安，但比這樣更切實的答案是什麼呢？

歡樂園和新世界

一一二二

從娛樂上來觀察一個地方的文化，是最有趣味而且比較可靠的吧！上海的新世界，大世界，城隍廟，不是很能夠反映出上海的大部分人的生活嗎？若從北京的中央公園和天橋去看北京社會，也就雖不中不遠了！

歡樂園和新世界就是新嘉坡的「大世界」，不說是「大世界」實在比上海的大世界相差很遠。

歡樂園中，除了一二十家賭彩的商店外，只有一所不常開演的電影場和戲場；此外

就是酒館了，金陵酒樓和玩波亭，食客都不少，而妓女的縱影也不絕。

金陵酒樓中有多少金陵風味，緣分很淺，不會領教，玩波亭卻光顧過。亭的三樓，可望見繞着新嘉坡西南的海。黃昏以後，雖無波可玩，但遠遠近近的船上的燈火和天空中的星相呼應，卻很耐人留戀。我在三樓上依欄坐了不少的時間，到那裏光顧的客人實不少；但他們卻很少有注視到亭以外的，我不禁替「玩波亭」三個字叫屈！

新世界大體和歡樂園差不遠，只是戲場較多而大的酒館似乎沒有，卻有些小食店。歡樂園的顧主，中國人較多，而新世界卻是馬來人爲最。

真實的，兩處都比上海的大遊戲場規模來得小，而內容也較簡單。遊人呢也不那樣的雜沓，所以然者，南洋華僑的消閒的大本營還別有所在——公館。

不愛江山愛美人的柔佛馬來王

一二三

讀了「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的詞句，使人不得不替李後主灑幾滴同情淚；而看三

國演義到了「此間樂不思蜀矣」的話，就覺得劉阿斗應當在長板坡死了纔好。再聽到柔佛馬來王的色荒，深深地感着這也許是民族墮落的原因吧！

新嘉坡的對岸，天然風景頗秀麗，乘了摩托卡在那裏巡遊，真有世外桃源之感，眺望着鱗皺的微波，似乎較西湖還能引人入勝，囚犯般的「風流天子」便住在這樣的湖山中。

這位豔王，福實不淺，據說各色人種的妃子都有。而漁色的手段真不弱，當地太上政府某爺的女公子也被引誘了去。他的出入照例非殖民政府允許不能自由，而他卻色膽包天，竟常賄買看伺的人，夜間喬裝了到宮外冶遊。

馬來人的怠惰，馬來王的荒淫，亡國之痛，在他們冥然不覺，真使人禁不住要發生「愛不得」的悲哀了！而從人類進化上看，相差的程度這樣遠，便覺得光明之神的所以千呼萬喚不出來，也正非無因。

是的，我總認爲，自己的路要自己去開闢；隨人脚跟已是沒有幸福的日子，而靠人扶

持更只有終於被放倒的命運。這樣一想，便忍不住替中國擔憂。遍國中，所謂最進步最努力的，也不過掙扎着跟了別人追，其次的連追也不願追了，更甚的還要拚了命倒退。軍閥政客的無一天不是仰外人鼻息，有過花天酒地的生活，民衆的聽天由命，殺到頭上還不肯翻身；這實在很可怕。充滿了這樣分子的民族，也許馬來王和馬來人的生活正是牠將來的命運吧！

倘使有人要以為，這是自己丟面子的話，那自然，抱歉得很！但大家閉了眼想一想，面子這樣寶貝，不是幾張紙糊着可以年長月久漂亮的。身體健康的纔能夠紅光滿面生氣逼人！

愛羣女學

一，二，三

從新嘉坡乘汽車經柔佛，魚來，巴達巴哈各地約六小時可到蘇坡。汽車路蜿蜒於繁茂的橡樹和椰樹林中，汽車在裏面奔馳，常常舉目不見天，頗引起故鄉叢山深谷中旅行

之感。沿路樹林內外散布着馬寮，人居住的草舍，舍前空地三五家雞閒靜地款步啄取食物。時或一二赤身的小孩嬉戲於路旁。這般光景，已十數年不曾接觸了，不獨將幼時所吸收的農村的印象誘起，並且很濃厚地加上了一層色彩。

距巴達巴哈約一二里，大雨傾盆而下，身上頓感着涼意。抵埠因同行Y君的介紹，到愛羣女學校小停。所停雖不到十分鐘，而印象卻十分深。

校舍是很質樸的馬寮，人住屋式的建築。橫三間，而中一間向外方伸出，全體成倒凸字形。屋柱豎立在距地二三尺高的水門汀基柱上，很有古畫中亭臺的風味。屋上蓋的是一種名「阿打」的葉。戶壁窗欄，全沒有油漆。屋前院中淺草平鋪，間有幾枝小樹，屋後高大的椰樹矗立着，非常和諧。

從校門到屋前有狹長的沙路一條，雨中已滿淹着水。接待室就是凸形屋的最前一間。三面都是質素的欄，中置一張大的餐桌，和幾張凳子。

我們還沒有進到接待室，就看見一個人影在門內略張一下向屋後跑去。即到室中，

因了桌上和凳上都被屋上所漏下的水打溼，只得站着，約經過兩分鐘，該校校長嚴女士纔出來。她一面用布擦去桌上和凳上的水，招呼我們坐，一面向着Y君說：

「方纔在門邊見幾位先生走進來，隔遠了看不清楚，所以跑進去了。」我聽了很有點奇異之感。心裏這樣想：「能由江蘇——她是崇明人，據說——到這裏來，爲什麼見了陌生人，也要那樣？」

Y君替我們介紹了，她就進去端茶。大家喝着茶，她便和Y君談起來。除了彼此說些照例似乎少不了而又必要的話以外，實在沒有什麼可談。最使我感到不安的，就是她微帶侷促而說的「……鄉下地方，不成坐處……」（這是大意，當時的話比較更神氣，可惜無論怎樣總想不起了。）這類的抱歉話。因爲雨雖然沒有止，不時還從屋下漏下水來，但我浸在那樣的很同自然調和的空氣中，實在非常暢適，像這類的話，實在將這和諧打破了！我的呆想是這樣：「倘若我在這裏住着，我覺得大可驕人，比較在那兵營式的建築中，人的氣分要充足得多。真是不可解的事，質樸的，就說牠是簡陋的也不過分的馬來式

的屋子，特別使我發生興趣！

要在實用上說，自然這所校舍很有不少的缺點。但我這一週內在新嘉坡所見到的學校的校舍，租的也有，買的也有，費了若干萬自己特地建築的也有，真合用的，老實不客氣，的確沒有，至於趣味那更說不到了！最好的不過使人想到「他們真有錢」，而同時也就引起「未免浪費」的想頭。

真實的，有一次，我因為找 P 女士到某校去，回來簡直有大半天起了無緣無故的感傷。那天正坐着就下起雨來，屋子同樣的漏水，滿屋充塞陰沈的氣分。所以誘起這樣的感覺，自然還有別的原因，但那校舍的不成校舍，實在算最重要。一幢雜在小家住戶當中的，臨街的樓房，下面一間用一座木板屏風隔着便是兩個教室，光綫空氣哪還說得到。中國人真能忍耐啊！其實這樣的忍耐簡直是慢性自殺了。這樣一想，似乎中國人只是一種不痛快的懦弱民族，何等可憐！

以此例彼，這就是我所以戀戀於愛羣女學的原因吧！

車 牧 師

一、二、五

在蘇坡最引起我的趣味的要算車牧師了！

我和基督教向來不但無緣，而且多少還有點厭惡之感。所以對於牧師這類的人物，平時是不曾交接過的。這次因了友人的介紹卻和這位車牧師相會了三次。

第一次，不過彼此會談而已。不過因會談而知道他是一個瘦長，面黑，很經過一番苦鬪的人而已。態度雖然誠懇，但嚴肅而有威力的宗教的氣象並不使人感到。

第二次，在聖誕節的晚上。他在蘇坡辦理的是自立會。那夜領着會友和他的三個女兒以及會裏所辦的小學和幼稚園的學生，舉行慶祝聖誕的典禮。演說呀，唱歌呀，表演呀，真是應有盡有，這原沒有什麼可使人驚異，但他的不顧一切，而能當一件事做的精神，卻使我明白了他所以那樣黑瘦的原因。一切節目，事前都是他指導，而臨事，也是他照應，彈琴，拉小孩子……他無一不動手。這還不算，其實所表現着的成績，最少在我是覺得索然

無味；而他卻真當一件事在那裏做，好像全沒有感到他所作的簡直是小把戲似的。他的動機怎樣，我不知道，也不必要知道，只是他把一件事當着事做的精神，實在使我感動！

第三次會見他就是今天。今天不是雲南起義的紀念日嗎？且順便就雲南起義的蘇坡的情形說幾句。大家都知道，南洋華僑對於中國的革命曾有過相當的努力，其實不但如此，華僑對於祖國的政治，實在比較地更關心，而且可以說大多數都傾向於南方。據某君向我說，從前有不少的派別，保皇咧，國民黨的孫例，陳咧，……；但現在卻一致地屬望蔣介石了！這話大概不十分錯，從新嘉坡起以至於只有二三十份人家的小埠頭，十有九家的壁上至少總掛着一張孫中山和一張蔣介石的肖像；而店鋪中販賣孫中山和蔣介石照相的紀念片的也不少！至於這天的紀念，除了懸旗以外，——旗子卻不統一，有五色的，有青天白日的，有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也有一張鼓吹贊助北伐的油印傳單，分散到各家。不只這樣，同時還有一張反基督教的傳單。這張傳單便是這天車牧師和我們談話的中心！

他今天臉上現着很氣忿的樣子，見了我們沒有說上幾句話，就提到了傳單的事。他接着那張傳單，是由郵局寄去的。他最反對的理由是那傳單上沒有署着發出的人的名字。他談話中並沒有替基督教十分辯護，卻替自立會辯解，話雖多而理由卻很簡單。就是：自立會是中國人自己辦的。原是爲抵制外人包辦。別人愛國，他也愛國，大家都愛國就不應當互相攻擊！

將他做聖誕節的精神，和今天的談話一對照，使我很感到基督教所給於教徒的禮物，實在空虛得很！

婚 筵

一二二六

今天赴婚筵，真是有趣，從起頭到尾都是「出人意表之外」的。

某先生的女兒今天出嫁。因某君的邀約和代辦，也就送了一份賀禮，大約不過破費五六角錢。我原想送了禮就算完事，赴筵實在極沒趣，決定不去。不料，主人十分殷勤，一連

催好幾次，直到坐客都滿了還來催，只得去親領了；其實我所怕的只是那些無聊的禮節，卻不料再省事沒有！

我們有六個人一同去，一到了主人家裏，屋子裏所擺着的四席酒，已有三席坐滿了，正開始動作。我們進了屋子並不見一個主人，大家就坐圍在那空着的一桌。坐定後就來了一個妓女拿着白蘭地和荷蘭水隨客人的意思斟了一巡，菜隨着也就來了！

斟酒的妓女一共三人，每人斟了一次，主人纔出來客氣一句：「沒有菜！」

席快完的時候，新郎卻走來敬客。這位新郎，穿一件花緞長衫，——到南洋，這一天是第一次見到穿長衫的人——頭上戴一頂青的好像上海近來流行的壓髮的飯籃蓋式的帽子，帽子前面有一塊圓花的金牌。手中拿一把下半用紅手巾包着的扇子。另外有一人拿着一把酒壺一只酒杯和一雙牙筷跟着。

到了席前，新郎兩手合握着扇子，兩臂抬平，從右到左，又從左到右，在那一個兩臂所決定的平面內轉了一轉，便把扇子交給跟隨的人而取了酒壺提在手裏，取了酒杯和牙

筷放在桌上。於是從首座起斟上一點酒，隨着形式地喝一口；再舉起牙筷形式地喫一點菜。這樣一個一個地敬過去，所有的客人都各自努力把要發出的笑聲制止。

席臨終了，招待的人——大約是主人先請託的——每人分給兩支雪茄煙，吸煙的吸一支帶一支，不吸的兩支都帶走。

終席也和入席一樣，並不見主人的面，大家便闊然地各自散去！

「公館」

一二，二八

南洋資本家的別墅和比較精緻一些的住宅，大門的橫額上差不多都懸有一牌寫着郡名或原籍的鄉名的兩個大字的橫匾，門枋上便掛着嵌字的聯對。門外更吊一對大的水桶燈籠，什末「進士第」咧，「大夫第」咧……甲府咧，乙府咧，很大的紅字寫在上面。雖是這樣所謂「公館」也者，卻不是這些地方，而另有更新的意義。

某君今天約我到他們的「公館」去，我聽了，非常詫異！這幾天從沒有見到過什麼內

地公館式的住宅，而南洋更沒有什麼在前清做過點官歸來的遺老鄉紳，何來公館呢？

因了覺得奇怪，自然更願意觀光了！隨着某君在馬路上走不多路，到了一幢市房的前面，他便招呼我們進去，我心裏只這樣想：「這樣的房子，遍街都是，爲什麼一定要誇大而叫牠是『公館』呢？但一轉念便以爲或者是某君的府上吧！」

跟了他一直走上樓，全看不出有一點住家的樣子，更是莫明其妙了！到了前樓也並不見另有人在，便自己這樣解釋：「公館也者，定是某君藏嬌的金屋了！」

壁上懸着幾張上海各書店所常買的所謂德國風景片一類的畫，和琵琶胡琴一類的樂器。室內陳設的桌椅雖然老式，卻相當的攷究。室的一角，放了一張麻雀卓，卓上還放着一付牌和籌碼。這都似乎和我的解釋沒有多大衝突。

坐不多時，因到後面曬台上去小便，後樓也見到了。我預擬的藏嬌的所在，卻大出意外。空氣十分閉塞，室中除掛有幾張廣告美女畫外，別無裝飾。陳設很簡單，只有無秩序地放着的幾張凳子，和靠牆的一張木床。床上擺着煙具，煙燈還昏暗地燃着。

這纔恍然大悟，所謂公館者，是上海的「總會」那一類的，資本家或商人聚集抽大煙，賭銅元的場所也！

後來問了別的朋友，又知道，叫妓女也在那裏，而且這種地方，大約每一幫每一行，每一……都有，簡直是他們唯一的消遣的場所。若要和他們相會或商議什麼事，也是那裏最便。

「萬智美」和華商局

一二、一三

蘇坡到新嘉坡除了乘汽車外，還可以乘輪船，約十三四小時可到，和從上海到雷波一樣。「萬智美」就是我們乘了回新嘉坡的輪船。

這隻船很小，除載貨外，船面上，只容得三四十位客人。並沒有鋪位，大家都是就地坐着或躺着。因為是下午五時開，第二天上午六七時到，所以也不開飯。

雖是這樣，我們同行的三人因有某君的介紹，一人卻只花了三塊大洋，便當了天字

第一號的乘客。帳房讓他們的鋪給我們，不但請我們喫晚餐和早餐，還請我們喝了兩三次咖啡。

但是，「萬智美」我所以要將牠寫出的原因，卻不是爲了我會受過這樣的優待，而是牠的歷史。

牠同着還有兩隻相差不多的船，都是屬於華僑所辦的一個公司，而專來往於蘇坡和新嘉坡的。這公司成立還不到一年，在一年以前只有英國船航行。而英國人的這個公司據說又是從前向中國人手裏轉移去的。最初中國人自辦，感覺不好，也許是利錢不大，便賣給英國人。而賣了以後中國人運貨卻常常要被留難延宕，這纔憤而重新組織起來。現在中國人的貨卻專由自己的船運送了。聽說「萬智美」是向馬來人租來的，因爲公司在香港定造的大船還沒有成功。

這個公司的股本都由蘇坡的華僑擔任，而且差不多全埠的資本家都認得有股本。每年的利益提百分之幾作爲本埠的教育經費。提到教育經費，不得不順便來說一說華

商局了！

這機關是蘇坡的華商所組織的，所辦的事就是徵收和保管華商出口貨的附加稅。這種附加稅，是大家通過了徵收的，每月可收到三四千元。這筆收入就是分配於本埠的中華學校（男校有小學和初中）和化南女學（有小學和師範班）。

未到南洋以前常常聽着華僑接濟北伐軍費啦，國內學校去募款啦，總以為南洋的各種事業，最少在經濟上是穩定的。一到南洋，見着報上鳴謝捐款的廣告總估好幾板，而開遊藝會募捐的新聞也常常有，便覺得很可懷疑了。仔細一調查，纔知華僑的學校有確定基金的非常少，經常費唯一的來源就是演戲來籌。所以，不幸市面不好，立刻就會動搖。所以這樣的原因，在我想：第一是中國人的鄉土觀念根深蒂固牢不可破，華僑的什麼廣府人，潮州人，海南人……這些的界限很嚴，不容團結。第二，中國人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老毛病，真是有點好像是先天的，很少有一勞永逸的計畫。第三，中國人實在太老，而幾乎要僵硬了，非受很深的刺激，大約很難興奮！

所以華商局，只能在很小的埠頭，蘇坡產生！所以「萬智美」有那樣的歷史！

拉佛爾博物館

一九二七，一四。

拉佛爾博物館是一所 T 字形的二層建築，地位恰居星嘉坡市的中央。樓上大部分陳列各種剝製標本，馬來半島的魚，象，鱷魚，猿猴，猩猩，蘇門答刺的大蛇，婆羅洲的玳瑁，以及新幾內亞的極樂鳥；其他南洋各地所產的鳥，獸，蟲，魚，介壳，都蒐集得很多；其中確實有不少使人見了可以深感到自然界的奇偉的壯觀的。

然而這所博物館所以引起人深味的還不在這些。樓下陳列着馬來人生活的一切用具，樂器，兵器，農具，住屋的模型，跳舞的裝飾等；真是無不齊備；而中國古代的磁器也有不少並列在裏面，更使中國人看着感到十分的親切。

最使人悚然的，要算一進門最前而居中的一屋了！室中陳拉佛爾的白石胸像，左右各爲一馬來婦人的模型，像後爲一重約一噸的大錫鑊。居右的婦人，是一個伸腿直坐，正

在織布的。居左的婦人，也是伸直了兩腿，席地而坐，兩股間卻仰面倒臥着一嬰兒。嬰兒額上橫架一木板以繩緊束於腦後。婦人面色頗給人慘淡之感，大約是馬來產婦及嬰兒的生活狀況吧！這四件東西併列着，遂給我一個極深刻的綜合的印象：以那樣生活着的人，守着有那種寶藏的土地，怎不被那麼的人物征服呢！由此而聯想在馬路上所見到的各種文明程度不同的形形色色的人種，便覺得自然的和人爲的淘汰的可怕，而所謂人類間的互助者必須以各自的奮發爲基礎！

且順便略說一說這博物館和拉佛爾的歷史吧！博物館創建於一八四四年，最初不過少數英人集合所組成的一所小小圖書館，經過三十年，藏書還只三千種。到了一八七四年殖民政府代償債款五百弗，纔將牠改建博物館以紀念拉佛爾。

拉佛爾 (Lafle) 在英人真是值得紀念的。在英人未佔有新嘉坡的時候，他是當馬六甲的總督。馬六甲在當時雖是南洋首屈一指的大市場，但開闢爲歐亞交通的商港實不及新嘉坡。拉佛爾看清了這一點，便用盡種種手段，對於土人利誘威逼，竟得達到佔

有的目的，這是一八一九年的事。以新嘉坡作基礎，英人在馬來半島的勢力就日漸擴張了。就現在的情形而論，英人正努力於新嘉坡開闢軍港的工作，並且有三年成功的傳說。果成事實，太平洋的世界大戰必難幸免，那末，拉佛爾實首先替英人開了這一次未來大戰的基礎了！功罪自然很難說，他的眼光和氣魄卻是值得紀念啊！

苦痛肉麻的宴會

一六。

在蘇坡曾於婚筵上遇到妓女斟酒的事，但那時的妓女不過酒瓶的發動機而已，所以我雖不感到趣味，也不感到難過。今天的宴會卻從嫖客和妓女中間感到苦痛和肉麻了。

很早雖然聽着說過，南洋的資本家宴會，以叫局爲尊敬；但到南洋這半月，中赴了幾次宴會，還不曾領過這樣的盛意，很以爲幸運。不料今天的午餐卻躬逢其盛，更不料所謂叫局者居然不堪到這樣的程度。

主人某君大約很能諒解我的呆氣吧，叫局不但不是他的動議，而且在某君提議的時候，他似乎還很有難爲情的神氣，對於他的這點難爲情的神氣，席間卻更增加了我的苦痛；本來很想中席告退，又恐負他的盛情，或甚至使他感到不安；因而只好勉強忍耐着；勉強忍耐中的苦痛便更加苦痛得難於忍受了！

原來今日被叫的妓女有兩個，她們的責任並不只當酒瓶的發動機了；但席間唱曲之類的可以混充風雅的事，卻也沒有，徒供戲弄，以備嫖客實行張博士的所謂神交而已。嫖客你奪我搶地爭着擁抱，撫摩，接吻，在我這自甘頑固的人，實深深地感着肉麻苦痛！想走又停，停又想走，反覆地思量，越思量厭惡之感越深！

終於還是不待宴終便鼓着勇氣，婉辭告退了！出了餐館，如囚犯被釋出獄一般，神志頓然清醒，似乎這樣的肉麻和苦悶，也未免多事，不覺腦裏起了一個解答不來的疑問：狗的性交，在國內不是常常可以在路上遇見的嗎？今天這樣的事，爲什麼不能無所容心地用同樣的態度去看呢？

孔聖人

一，一〇

時中的聖的孔夫子原是無可無不可的，這樣一來他老先生固然得到了不少的人的崇敬，而崇敬他老先生的人也很有些方便！

今天會見T君，談起了許多團體到南洋募捐的情形。據說南洋的資本家願意捐款作公益事業的確是不少，但要分新舊兩派。新派大約是受過點西洋文化的洗禮的，大半是新興的資本家，經濟力較弱的，他們的款只願捐到較新的學校或贊助革命一類的事。舊派呢，恰好相反，老資本家，經濟力較強的佔大多數，是崇拜孔夫子的，什麼孔教會呀，佛教孤兒院呀，尊孔學校呀，他們真能慨然相助；而於女學校就很不容易希望他們解囊，若是所謂男女同學的學校，那更連口都不許開了。因為他們對於孔老先生的女子與小人難養的話實在記得很牢！最近堂哉皇哉的孔教會會長陳煥章博士和上海尊孔大學籌備主任李健（清道人的令姪）在南洋就深得此輩的垂青。

照這樣的情形，似乎較新的教育界，對於孔老先生就應當失卻信仰；尤其是熱心女學的先生們總可樹一面反旗了；而事實又不然！創辦女學的人，也要用孔老先生的有教無類的精神來作遮身牌。大約不如是便要被視爲洪水猛獸，很難得當地的政府和資本家的贊助了！

孔夫子的魔力如此，而又圓通如此，還有什麼不該崇敬，尊爲萬世師表呢！然而一看到思想界的渾沌，好像他老先生多少也背着不少的冤枉吧！

工商補習學校

一，一三，

上午因友人的介紹去參觀工商補習學校，很感到些新的意味。

話須得從遠一點說起來。南洋學校的組織，總是有一個校董會的。校董會職權很大，經濟權握在他們的手裏固不必說，用人權也在他們的手裏，就是行政權也在他們的手裏，甚而至於什麼日子要放假幾天，也須得他們的同意。總之，校長也好，教師也好，校董僱

用的工人而已。因了這樣，教員的進退大半隨校董的喜怒。因了這樣，要在南洋教育界立得住，教育的知識，教授訓練的能力，都不十分重要，而應酬校董的技巧卻非高明不可；所以終日陪校董又麻雀抽大煙的人也有；拜校董做乾爸爸的人也有。

在這樣奇怪得世界少有的環境當中，工商補習學校愈顯出牠的特殊的精神了！牠最初成立的時候，也是校董制，後來經了種種的風波，感着校董制的不良，便廢了校董，而只承認捐款的人爲贊助員，對於學校的用人行政都無干預權。這樣的改變，在南洋教育界無異起了一次大革命，經濟的困難幾乎將牠壓倒。後來學生出來負責，零星向各家募集，纔得勉強維持；到了現在，設備上雖還有不少的缺點，但基礎已很穩定，頗足以表現奮鬥的精神。校內一切事務都是由教職員，畢業生和在校學生協力維持；這是我最受感動的。

上海書店

半年以前，新嘉坡只有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兩家的分店。牠們除推銷各本館所出的教科書和文具外，中華書局分店雖也寄售別家出版的書，但大半都是如文明書局所印行的各類的無關於新文化的。因此，南洋的教育界要想得到國內新出版的書籍極感困難。上海書店在這時，就應運而生了；國內如開明，北新，泰東，光華，創造社所出的書籍，都特約代買，幾個月中，推銷了不少的新出品。

今天下午會着該店的經理人某君，據他說，各書的銷場都可樂觀。定期刊物，在一年以前中國青年可銷到二千份左右，現在卻被洋翰林所主編的新文化代替而減至幾百份了！書籍以三民主義和性史最能暢銷。這真是很有興味的事呀！

巧極了！我們正立着談話的時候，卻來了一位年紀二十歲左右，模倣上海電影女明星裝束的女顧客。她走了進來，一聲不響地只是低了頭向書櫥裏遍尋，伙計問她買什麼書，她也不回答。獨自尋來尋去，尋到了一本，便隨手拿出，翻轉了將背面向上遞給招呼的人，同時現出一些羞澀的神氣，我偷眼一看，原來就是一本性史！

我隨便問某君「這書殖民政府不禁止嗎？」

「不！他們只禁止新青年，響導……這類的。」

我聽了忽然想到這很有理由，熱帶地方食的問題確實沒有性的問題重要，這就是新文化可以代替中國青年的原因吧！然則殖民政府的卓見，真可佩服了！

只剩空屋的華僑中學

一，一八，

新嘉坡各學校所在的地方，要算華僑中學佔第一了！距市場十餘英里，距火車站不到半英里，摩托卡也可以到，很和上海的立達學園復旦大學相倣。但所居的地位是在一斜度很小的小丘上，佔地一百多英畝，卻比兩校更好。

校址原爲樹膠園，現除已建校舍的前面的一小部分外，仍是滿種着樹膠和椰子。校舍的建築，據說費去二三十萬元，但不過長方形的大會堂連教室一座，一字形的宿舍一座，以及食堂，廚房等幾間平房而已。會堂是南洋鼎鼎大名的糖大王黃仲涵出資所造，大

則大矣，但和其他的校舍的容量相比，未免有大而無當之感。宿舍雖是西式建築，卻不但不漂亮，且於光綫和空氣的流通都不會注意到。兩座房屋沒有什麼關係，只給人一個散漫的印象。

因了該校已停辦將近一年，只有一二工人看守那封閉的校舍，很使人禁不住發生一種荒涼之感；據說現在正有幾位熱心的華僑努力圖恢復，大約不久總可再有弦歌之聲在這清幽的地方發出吧！

關於這個學校停辦的歷史，說起來也是很有趣的。該校開辦雖不過四五年，用去的錢倒已有七八十萬元，而極盛時代學生也不過二百人。因為該校是馬來半島的華僑協同創辦的，又是南洋唯一的中學——別的中學都是由小學擴充的，南洋華僑往往襲用舊觀念，只認為是小學——所以籌款既容易，用款也闊綽。可惜兩任校長都各有缺點，不能積極地使牠穩固！

至於停辦的原因，是起於學生反對校長，總理——董事長——不肯撤換，寧讓大多

數退學——據說當時留校的只有兩三人。總理是誰呢？就是頂頂大名毀家興學，出資辦理廈門大學幾乎每年鬧風潮的陳嘉庚！學生爲什麼反對校長呢？因爲他和他的夫人離婚以後又同某女校的教員戀愛，別人對他加以譏諷的批評，他不但不知反省，卻對於他離了婚的夫人大施攻擊，便引起了不少的人打抱不平。這末一來，學生對他就失卻信仰，而陳嘉庚又是執拗成性的，越是別人攻擊他所用的，他偏越信任，好好的一所學校就這樣被犧牲了去！

但是，從此以後，校長固然只有溜之大吉，而陳嘉庚也遭各埠華僑的反對，至今還有不少的人拒買他所辦的公司的出品和抵制日貨一般，他的商業上所受的打擊確實不小；這很可以看出華僑的社會制裁的力量，雖然中間多少也有些商業競爭的原因。

兩個浪漫旅行家

一，一九，

一到新嘉坡，便常常在報紙上見着兩個乘自行車不帶分文旅行全世界的旅行家

的消息，他們這兩天卻到新嘉坡了！步行全世界，乘摩托卡環遊全球的人物，這兩年在國內也聽到或見到過，但都不是中國人；現在中國既有這樣的快人快舉，怎能不覺着奇異呢！

下午五時與Y君便專誠去拜訪，想得知他們一些計劃。到了寓所，由某君代通知，他們倆便出來了一位名健中，一位名覺鍾，面色都帶有很充分的風塵色，身軀都不很壯，建中君略長一些。年齡都不到三十歲，同是廣東人。健中君曾在荷屬綿蘭任某報編輯，覺鍾君曾任同地某校教職。

我們用名片自己介紹以後，四個人便環着坐在一張小圓桌的四周，開始談話。

「這次旅行的目的怎樣？」

「不過想各處攷察攷察，以貢獻於祖國。到了歐洲，如有機會想學點科學。」

「行程的計劃呢？」

「由馬來半島西海岸，繞東海岸，再至荷屬各埠。」

「旅行中的經濟呢？」

「我們只希望各埠同情的人，供點食宿；並且將我們所攝的影片在各處分送，喜歡捐助的隨他們的意思。」

當時的談話不過如此，但是從報紙上知道他們由南洋，要到非洲，歐洲，美洲，再到中國內地，預備十年的工夫。又知道他們所已經過的地方，同情他們的人固然有，而囿於鄉土觀念務必要問他們也某省某縣的人，說得上是小同鄉纔肯幫助的人也很不少；這是使他們最感不快的。又知道他們旅行的目的還有一個是爲一雪西洋人說中國人文弱，的恥辱！又知道他們已負了某某大報特約通信的責任！於是我對於這樣的偉舉，既很心羨，然而也很懷疑！

行路難

一，二六——二七

在國內常常聽到歸國的東西洋留學生說起文明各國比起中國來，交通如何便利，

警察如何認真，旅行如何方便，很有幾次起了不幸生而爲中國人，更不幸生爲中國人不能觀光到文明國的感情。爲了這樣，沒有到馬來半島時，就想着既是文明國的屬地，草上之風必假，總可借瞻文明國的交通和警察過幾天舒暢的旅行生活了。哪知事實卻和預期相反！這也許是預期太過了！人本都是地之子，文野的相去，似乎不甚遠，在根性上正無妨相等呢！

檳榔嶼由新嘉坡乘火車到威士雷渡苦來港，可到。今天與Y君就是照這樣路綫走的。這算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乘道地外國人的火車，隨處都想找些文明的景象，結果呢，失望而已！失望而又失望而已！火車的小而不精緻，一見好像只是玩具一般，絕不能使我相信牠有載我行二十來往個鐘頭的能力。最苦的還是，火車頭上所用的燃料是木柴。天氣既熱，車窗照例開着，柴灰隨風飛揚，開車不到兩點鐘，一件襯衫，已滿佈了黑色點狀的圖案，身上所積的塵穢更不用說了。

到車站買票，雖不如國內的擁擠，所謂順到達的先後魚貫而進的事，也不會有。行李

呢，不一定要放行李車，可以隨意放置於客車中，並且照料夫可不等着客人的車票就七手八腳地搬到車上去。這樣的便利，在我確是初見。大約在這樣亂雜之中，行李居然不至於遺失，就是文明程度的不同了！

早車在新嘉坡是上午八時開，下午七時到吉隆坡。到了吉隆坡須換車隔一小時纔往前進。吉隆坡的車站，建築很宏大，有人說在東亞要算第一，這我卻不能證明，一來我並不會走遍東亞的火車站，二來就是這個車站我也不曾各處巡視過。不過我這第一次的道地外國人的火車旅行，在這火車站中所得的印象卻很壞。

我們的行李共有五件，動身時承蒙照料夫的厚愛，竟省了若干行李費，這不能不算意外之喜。而到了吉隆坡車站，又承照料夫提挈將牠堆在站上，不過破費四五角洋錢，更覺得這樣的旅行確是方便。正這樣很高興而佩服地想着時，竟成塞翁得馬，麻煩就隨之而來。

下車立不多時，A照料夫跑來，兩眼不轉地對了堆着的五件行李看了一眼，用手一

件一件地提了一提，問我們到什麼地方去，便走開了。不到三分鐘B照料夫跑來，又是兩眼不轉地對了堆着的五件行李看了一眼，用手一件一件地提了一提，問我們到什麼地方去，便走開了。又不到三分鐘，C照料夫來了，好像受過訓練的一般，照A B的程序做一次，不到三分鐘，D照料夫又來了，也是照C的樣。D去了以後卻過了三分鐘沒有E再來，我從見着A到見着B到見着C止所起的奇異之感，剛要淡去以為從此可以無事的時候，A B C D都來了。又看一番，提一番，問一番，A就說「太重，太重」，繃了眉頭不停地搖頭，B C D也隨了搖頭。

我乘機問：「重了怎樣？」

B回答：「溫都那，」A C F都靜默着，頭也不搖了，我的頭卻搖起來。C就說查出要罰的話。這時，我想，既是天下老鴉一般黑，那末大鬼好見小鬼難惹的定理也一定可以應用，便決然說，「做行李去！」

於是他們就憤憤地引我去找着一個管行李的人，卻不待我開口，就咕嚕起來。咕嚕

的結果，那位管行李的並不表示意思，他們卻拿了五張貼行李的票和漿糊叫我隨他們出來。但是到了票子貼上，四人又只靜默地站着了。我就問：「多少錢？行李票呢？」

A：「溫都那，」右手伸了一個指頭。同時BCD就替我們搬起行李來。我覺得這很是一幕妙劇，且看他們搬到什麼地方去。結果，仍是搬到客車上，而且比上午的放置得還好。我們隨了行李上車，A於是就索取「溫都那。」

好在行李已放好了，這樣的事一個人也不見得常常都要碰到，「溫都那」也不是很大了不得了的事，於是付了A，就坦然地坐下了。卻不料坐不到十分鐘，不曾表示過意思的管行李的人也跑上車來了，照着最初A照料夫的樣看，提了行李一番，就問我要行李票。我說：「是照料夫搬上來的，已拿了一塊錢去，行李票還沒有拿來，」這自然是敷衍他的話，我不過準備着他要打官話好交涉罷了。但停了兩分鐘他卻並不打官話，仍然只搖着頭說「溫都那。」這裏面自然沒有什麼門坎，又難爲「溫都那」就完事。

兩個「溫都那」送出以後，總算沒事了，不久汽笛一聲車也就開動了。夜裏行車，比

較日裏風涼寂寞，沿途大都是漆黑的，乘客爲着要睡眠，便將車窗都關上。二等車中有帆布臥床，每人須加床位費一元，纔能享這種權利。坐椅是籐的，將坐板往外一拉，也就可以屈了膝。這種設備自然可以使乘客比較安適，但我所感到的苦卻反在不能得到這種安適以上。同車的馬來人的椰油氣薰得人頭悶，只好算是各人的臭味不同，無可奈何；而籐墊中伏着的臭蟲卻厲害得可以，簡直不容靜坐到五分鐘。火車一站一站地越過去，兩手不住地搔癢，時而立起，時而坐下，一心只盼紅日早點東升，到達目的地。

天剛破曉就到了威士雷，一下車，見着灰色的天空下，平鋪着的暗藍的海水，深深地透了一口氣，全身的筋肉頓感到寬鬆。照料夫積了行李隨着到海邊上火輪，不料又起了一回「溫都那」的小劇。原來碼頭上立着一位巡捕，見了行李就止住要檢查，我們雖沒有帶着什麼違禁和逃稅的東西，但五件行李都要打開來翻檢，而且重新還得整理好，總覺未免麻煩，便只好又破費「溫都那」以贖怕麻煩的罪了。

一般地說來，既安排着旅行，多破費幾個錢，大約本不甚顧惜，只要求手續簡單一點，

使得心有餘閑，便是唯一的希望。文明國的治下倘真有所謂便利，這點希望似乎總應當可以滿足的，今番所遇卻無一不相左，這難道就是屬地之所以成其爲屬地的緣因嗎？倘使文明國人在本國和屬地居然有兩付臉孔，那就無怪中國人不能有屬地了！然而，究竟是文明人有意要屬地壞呢，還是屬地強制了文明人不得不壞呢？這卻是我所解答不來的神祕！

公 園

一，二七

到了檳榔嶼由友人介紹住居華南亭旅舍。舍本不大，兼賣皮酒等。我們到時已經沒有空屋了。承主人潘正昌君將他所住的房讓出，寬敞涼爽，比各屋都好，而取價並不特貴。據說潘君也是民黨一分子，很好客，尤其是對於國內去的。舍中本不代客辦理膳食，我們也算得了特別的待遇，就和潘君同食，所以真有賓至如歸的愉快。

晚飯後，潘君以自己用的汽車約我們出遊，經公園到海邊繞一小周。

公園是在一座山的下面，連着山而成的。坐了汽車可以從斜坡慢慢地走到山的下半部。沿路樹木花草都很繁盛，極有一種幽靜的氣象。山的上半，有瀑布蜿蜒瀉下，萬綠叢中現着一條白色流動的影子，非常引人入勝。瀑布下面，築有一個大水池將水蓄積。這就是檳榔嶼市自來水的源頭，遊到這裏，看守池子的人很高興地取了一只茶杯，從瀑布直下池旁的塘內盛了一杯水給我們喝，水很清涼。

山坡右邊，樹林最密的地方，裏面猴子很多，性也很馴，遊玩的人，常停在那裏，用香蕉和麵包等，招引牠們出來。牠們三五成羣地爭食，毫沒有畏懼人的樣子，坐的，走的，跳的都有。但除搶食物而外，卻不走近人來，也沒有在路上亂跑的。

見到這些猴子，忽然想到了西貢動物園中所豢養着的。那裏的種類比較多得不算，但被關在一座特地建築的亭內，雖也可以一樣的飲食跳動，活動的範圍卻很小，大不及這裏的自然，這就可以表示自由的必要吧！

表現中國精神的極樂寺

一三〇

極樂寺在馬來半島據說要算中國人的第一個寺院，創建不過幾十年，財產卻已不少了！

從市內乘汽車或電車都可到山脚。由山脚沿石路曲折拾級而下，沿路有不少的坐着求錢的乞丐，中國風已非常十足。

進山門，左邊有一個大方池，裏面養着的烏龜真不少，而且都很大，龜背的直徑竟有二三尺。全都是善男信女所放生的，中間有幾只的背上還刻着放生的年月日和放生者的姓名。

從池旁走上，有一大院子。院中築有花壇和花屏。最奇怪的是花屏前面立着一個生草盤成的西洋人，頭是臘製的，戴一頂軍帽，肩上托着一桿槍；這大約是西洋化的護法使者吧！

再進，前面是天王殿，後面是大雄寶殿，左女賓招待室，右男賓招待室，招待室中，壁上掛有十來張施主的玉照，和中外名人康有爲，章太炎，東鄉，乃木以及克黑滿莎，暹羅王，英太子等的題字或題名。

大雄寶殿的後面，再升上去，左邊就有一所小小的藏經室，藏有藏經一部。這間室當中，桌上供了二三十個不到一尺高的穿着前清袍褂，戴着翎頂的偶像，都是出錢更多的施主。

藏經室後面，再升高約半里，新築有一黃頂的塔形的八方亭，供有玉皇大帝等。在這裏往山脚一看，全是一片綠色的椰園，海水在園外作一條銀白色的帶。

這樣一所中西偶像無所不包，佛道兩教也能并存的寺院，中國人的寬大的調和的精神真能十足地表現了。然而還不足奇，大雄寶殿中，佛像的左邊，又立着一個高八九尺，丹鳳眼，臥蠶眉，身披綠甲，手提青龍偃月刀的關聖人；不知他老人家爲了什麼光臨到那裏去，居然連周倉也不會跟着，比單刀赴會時還來得神氣！

普渡衆生的法空禪師

一三〇

還沒有到極樂寺，相距約十來里的地方，有一世界動物園；是在我們到板榔嶼以前不久纔成立的。這個園子，由法空禪師一個人獨手經營而成。規模雖不大，也有動物一百多種，能說馬來語的鳥，會變戲法的猴，以及熊、虎、鱷魚，都有。最可愛的是一對金獅猴，樣子很像海巴狗，毛作金黃色，身長不過五六寸，養在一個小籠裏面，總是相偎相抱很親熱的樣子。

園的布置，卻不是科學的而很有雅氣，一切養着的動物都好像只是爲點綴的一般。法空禪師，原是極樂寺下院觀音寺的住持，從泉州去的，到那裏已二十多年了。能說普通話和英語，能棋能畫，又能少林拳術，而且有扛鼎的力量，對於豸養犬類有特殊的天才，園中壁上掛着的犬的照片也有一二十幅。據說，他曾經養過一只犬到英國去比賽得着優勝過。

我們今天由極樂寺回來，到世界動物園去參觀，恰巧遇着這位多能的法師。他陪了我們遍視他所蓄養的各種動物，將每種的來路仔細地講給我們聽，真是可親。倘使不是親眼見到一定不會想像着他是筋肉很發達，面色黑黃的樣子。只見到他穿着通常的汗衫，戴一頂黃布面的通草心的帽子的樣兒，沒有人介紹，也一定不會知道他是一個寺裏的住持。據說他對於公益事都非常熱心，遇到開什麼募捐的遊藝會，他總肯帶了他的猴子去參加。我對於他的自得其樂而又能使人同樂的生活確實起了敬意。

臘鼓聲中度除夕

二，
一

在我雖沒有什麼「正朔」一類的觀念，但爲了方便所謂「夏曆」總不大放在心裏。歲在國內因着事務的繁瑣和忙碌，對於除夕也就極平淡地過去，除卻準備兩三天足用的蔬菜而外再沒有什麼別的舉動。記得，某年的除夕於風雪中奔走到夜間七時纔歸家，妻一時興起提議喝酒，隨意喝了幾杯，竟惹起了關於兒時在兩親的愛中所過的景象的

回憶，深深地感到悲哀和空虛，自此更不願貪這樣的樂趣了。

無意中，今度的除夕居然在炎熱如夏的海外逢着，而又無意中偏遇到幾位漂泊的朋友同居。所在的地方雖說本不是中國的領地，但華僑既多，所謂故風遺俗也就很盛。紅對聯，鑼鼓，爆竹等所報告的年盡的消息比國內更覺動人。友朋中提議酌酒度歲，此唱彼和，與致頓然增高，從上午就談論起，到了下午更迫切地盼望夜的早時光臨。

承主人的厚意，領了很豐盛的晚餐後，四五人就到街市上備辦度歲的餽饌。九時歸來，略事準備便開始酒話。酒興漸漸地濃，談話漸漸地溫暖，室內漸漸地沉靜，遠近的爆竹聲也就漸漸地響亮連續，宛然包裹在濃密的除夕的空氣中了！然而，也就從此使我又回憶到那兒時的除夕，一切的舊景在腦裏逐漸展開，四周圍的原來很明確的景象，隨着就被一層不可捉摸的幕遮蓋了去，呈現着寂寞苦悶！

在這同一的時間中我所想念着的，與想念着我的地方，計算起來，大約總在五六處以上。然而，盡他們的思索力一定不能完全想像得到我現在是這樣的情景，正如我的不

能想像得到他們的真實的情景一般。這樣的互相想念似乎無益，而人間的維繫卻就靠這無益的想念。這是很明白地指示着人生原是明暗兩面同時進展的，倘能不執着，定可消除一切煩惱種子。然而，既已生成了人，有幾個真正能這般地超脫呢？

升旗山

二二

升旗山要算是檳榔嶼最高的地方了！從市內乘電車可直達山脚，由山脚更有電車上山。平日乘電車上下一次，三等每人需車資二元。每屆陰曆正月初一到初三，爲優待遊人減半收費。這可以說，一方面是同上海商店的大廉價大贈品同一理由，而一方面也是英國殖民政府替中國人保存古風的美意。確實的，馬來半島的英殖民政府對於中國人在存古上面隨處都肯用力；吸煙片，開妓館以及變相的賭場，和尊崇孔子，信奉佛教之類都不加干涉，即或偶然干涉，那也不過「告愬餼羊」而已；禮失而求諸野，在這意義上，過了若干年，我想中國人一定將要十分地感謝他們呢！

一來爲着價廉，二來爲着幾個朋友都比較地空閒，今天早飯後便約去遊升旗山的高度說起來是算不得什麼的，不過三千多呎。從山脚乘電車到將近兩千呎的地方須換車纜能上去。山上除一家貴族式的旅館和一二處賣汽水的地方，就只有新嘉坡總督的別居。樹木花草並沒有什麼可耐人賞玩，至於亭院那更說不到！

然而遊升旗山在本山以外卻另有一種風味，從山上俯看下面，檳榔嶼的市場，不過綠色森然的島上的一堆瓦礫場而已。既可以證明人力的渺小，又可以顯示近代孕育在人類的心上的物質文明的悲慘的奇景。加藤朝島在最新文藝講話第十八講都會病文學中有過這樣的話，「試從下瞰地面，人類所營都會，差不多會疑心是人們皮膚上面的癩痕。」——白鷗的譯文，都會病的時代——從我的眼裏，今天算是直感地認識這個意味了！

在這種情景的下面，立刻使人明白，倘使都市也者不是有這樣集中的必要，每家每家都分散着成爲現在一般的所謂別墅之類，分佈到各處，地面不見得就不夠分配。非這

樣不可者，也不一定就只是交通的緣故，大半還是在生存競爭這點不必要的理由吧！試想到一片綠野中，東一處西一處很稀疎地現着些紅色或黑色的屋頂，不是正足點綴自然界的美嗎？然而，不能這樣偏要凝集起來做成癥痕，顯示那瓦礫場的悲慘淒涼的景象，這正是人類無知的宣告！

再一想到那瓦礫場正壓着不少的男男女女，在那裏面拚死命地掙扎，多末可痛心呀！掙扎不過還得用了維持人類生活，尚且用未必就充分的力量來互相殘殺，硬將一班有同樣生命的人埋在瓦礫場裏，這是何等的殘酷！而人們卻正把這樣的悲劇當作了喜劇。很得意地演着，多末可憐呀！

倘使將現在活着的人一個一個地放到地球外面去，讓他們把地面上看一周，再回到地上來，一定會澈底地覺到，做人應當轉個方向吧！我在回來的途中，不斷地這般想。

海珠寺

海珠寺是臨海建在岩石下面的一座小廟，廟旁有幾間賣茶的平房備遊人休息。所謂寺者也不過幾間狹窄的平房。裏面所供奉的據說是大伯公。寺旁有一古墳，據說就是他的。

這幾天，檳榔嶼的華僑正忙着迎大伯公的事。他是華僑最信奉的。關於他的事蹟，我很問了不少的人，但都沒有得到可靠的回答，姑且將傳說中的一種紀錄出來，大約就可以從此想像一些了！

他姓張，是一個到檳榔嶼很早的華僑。但是他並非作工或經商而是以教讀爲業的。教讀的餘暇，常常喜歡在岩石下面賞玩海景，尤其是月夜。某夜竟在觀賞中死在那岩石下面。到了第二天被人發現，卻神色如生，大家便以爲他是成仙了！

經過了許久許久，某天，市內果然見他出來遊行。手中拿着仙帶，每逢華僑的住宅，他都用了仙帶揮幾下。大家正驚疑間忽然就不見了。再過幾天，市內疫症大起，馬來人幾乎沒有一家幸免。而華僑卻竟都沒有殃及。從此，更得到華僑的信奉，而且不止在檳榔嶼。

處。

至於他是什麼地方的人，那是更沒有人說得出來，爲了廟產的緣故，據說福建和廣東人總是常常爭執的。

孔巴養正學校

二，二三

因友人C君G君等的介紹到距檳榔嶼市場數十里的孔巴的養正學校去領略海邊的鄉村風味。養正是一個複式編制的小學，校舍只三大間木葉蓋的平屋和兩小間廚房。建築十分簡樸，俗呼「亞打厝」，因爲屋上所蓋的就是亞打樹的葉。左間是一個教室，中和右都前後隔斷成兩小間。中前可以說是接待室，後爲喫飯間；右前爲教室，後爲教員住室。

校中有學生三四十人，而教員只某君夫婦兩位。除了一個小工讀生助理一切外，再沒有別的職員和工人了。因爲今天正值年假，也是星期日，所以沒有課。某君陪我們閒談，

某君夫人和那位工讀生便在廚房中忙着預備午餐。學生中有知道的，替他們釣了幾隻蟹送來。雖是學校，除了所謂教室中仍有一種規律的佈置外，全無異一個小家庭，在這一點是很使我留戀的。

實在說，現在流行着的學校的形式，與其認為有教育上必要，無寧認為是經濟的必需要更來得切近。一個教室裏，黑壓壓地坐滿了四十來個學生，年齡，程度，心情，沒一點相同，而都端坐着，擡了頭，靜聽一個教師的講授；仔細一想，這中間不知有多少人的時間是白白地被浪費了去的。程度較高一點的總是遷就而缺乏興趣；程度較低的永是勉強而趕不上，這都是一種浪費。在教育上感到興趣而又真心想對於學生負點責任的人，大約總會感覺到吧！

爲了上面的理由，所以我在那裏真有依依不忍去之感，我來回地這樣想，倘使我有這樣的幸運，得到這個地方而又有自由設施的可能，把一切現有的學校的形式破毀了去，那末就是終老也一點不至於厭倦了！

我又想到，教育的基礎原應建築在愛上面，像現在一切的形式實在是阻礙愛的發揮的，教育的不能真得到良好的效果，原因大約就在這一點。然而這形式卻是現社會制度的必然的產物，所以真正的教育，理想的兒童的樂園，總要在社會制度有了根本的改造以後纔能實現。現時無論怎樣地努力，總只可算着無可如何的辦法而已！

蛇 廟

從孔巴回，中途須經過一小廟，就是所謂蛇廟。廟的建築也很簡陋，供奉的是清水祖師。

這廟的特色，就是殿中蛇很多，屋樑上，牆壁上，神龕上，花瓶上，香爐上無一處不有幾條蛇蜿蜒地盤着。而最奇的還是這些蛇都如死了一般絲毫不動。在看廟的僧衆，自然托詞於神靈。實則，據友人說，全是人工製造出來的。蛇乃僧衆所豢養，每日清早他們給以一種藥劑使牠們入於昏睡狀態，一直到了夜間人靜纔使牠們復醒給與些食物。這話雖

不一定可靠，大約和事實相去不遠。

殿中置有簽名簿一冊，遊人到了，僧衆便很謙遜地請求簽名；而簽名以後便須付若干香火錢作代價。這不能不算是生財有道了！

紅 豆

「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

願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

讀過了這類的詩以及「玲瓏骰子嵌紅豆，入骨相思知未知？」一類的詞句，對於紅豆真願一賭爲快。再聽了關於紅豆的傳說，更令人以一得見此物爲幸了！到檳榔嶼不兩日，就聽友人某君說起曾在某處見到紅豆的話，更引起了不少的興致，每日都想去找尋。但因某君也到檳榔嶼不久，對於道路不甚能辨認清晰，所以，雖然於某日下午五時後一同去找尋一次，某君迷路竟無所得，不過各人都跑得一身大汗而已。因了這樣，真害起刻

骨的相思來，終以不能一見爲恨。

前日偶和 G 君談及，今天承他贈了三四十粒，把玩久之，確是愛不忍釋，這固然由於得之不易，而牠的玲瓏光潤也實有一種引誘的力量。心狀的形，殷紅的色，堅實的質更加以表面上露着兩條淡紋，真不愧爲相思的象徵，但不知人間果有這樣美麗而且赤心上刻有傷痕的相思沒有？

一 華僑與中國文化

這是今天應 G 君的約到鐘靈中學講演的題。國內的人到南洋，要舉行公開的講演事前須得政府的許可，只有學校中較自由。這次講演到了南洋已是第二次。至於擇這個题目的本意，不過是想在很短的時間中和很少的地方所得的感想大略說一下，並不是要放言高論。

我所到過的地方，除了馬來人，大約就要算中國人最多。馬來人的文化不用說非常

幼稚，照理中國的文化就很有發展的機會，而事實上卻不然。推究這中間的原因，就是中國人到南洋，在時間上雖已有幾百年，在數量上雖也有百十萬，但最初大部分都是逃亡去的，這些人自然和文化的關係較少。到了近來因為覺得有利可圖纔有較有知識的人去。文化的發展當然還說不到。不過長此以往，中國人要想維持已有的地位那卻難了！

這自然並不是要存什麼文化侵略的野心。不過中國人既在物質的開關方面，盡了不少的勞力，使百十萬人可以在這塊地上生活，文化的開發，也是當然的權利和義務。

然而將馬來人和華僑的生活狀態兩相比較，卻只見有馬來化的傾向，這就很值得注意了！

以上便是講演的大意。

婦女出遊和迎大伯公

二、一五

今天明天，檳榔嶼有兩件鬧動全市的事，一是婦女出遊，一是迎大伯公。

華僑對於中國的舊風俗是很富於保守性的。爲了禮教的緣故平日婦女總不大出外。大約事實上也很少這種出外的必要，先施公司和大世界之類的引誘既少，而天氣終年苦熱。行動並不一定就能感到快樂，所以一年之中，正月十四五兩日算是婦女解放的日子。

這天到了午後六時左右，在海邊便可以見到汽車絡繹不絕地緩緩地經過。其中坐着的十之八九都是婦女，老年的，中年的，古裝的，電影明星裝的，真是無奇不有，儼然一個婦女裝束競賽會。各人的裝飾可以說都是盡其所有，以價值計，數十萬元的絕不止一個出遊的婦女，不止本埠的鄰近小埠頭趕來的也不少，真是極一時之盛！

爲了這件事，殖民政府也多費一番手脚。前三天就得將車行的路線規定，登報公布。這兩天下午五時後，各事就只能遵照這路線前進而不許回走，從此就可想見車輛的多了。

至於迎大伯公呢，其性質和國內的迎城隍之類沒有兩樣。不過因了究竟是在西洋

的物質文明已侵入很深的地方，而主其事的人們又大都是富家翁，所以沈靜的宗教的氣分非常缺乏，而富麗的物質的景象卻很充足。

會的組合以街爲單位。每街有大旗一對，高度足有四五丈，或用布製或用綢製，都作三角形。旗的後面跟着便是花亭，和樂隊，還有利用汽車所繫的臺閣，多選二三個十一二歲以至十八九歲的女子扮戲中人。四周環以小電燈。夜間看了雖是別有趣味，但一想到那扮戲的小孩子，總免不了要起反感。從頭到尾大約要一小時多纔能通過完。最後便是大伯公的神座車。這神座放在載重的大車上，前面用許多人拉着。最奇怪的是車上座前坐着幾個手裏拿着香的人。這幾個人所穿的衣服也很樸素，不過短衫之類，頭上戴着呢帽。據說，都是總辦的大資本家。

遊行所經過的地方，沿路都有人焚香頂禮，燃放爆竹，這也是和內地迎會相同的。

友人說，這個會，只有市面興旺的年歲纔有，我居然躬逢其盛，也算得福厚了！可惜不會得到一點好感！

良宵夜宴

二，一七

到檳榔嶼後，因友人的介紹，得識張君劍豪。張君在南洋可以說是後起之秀了。他的父親張弼士，在前清和民國都曾於國內政治舞臺上獻過身手的。上海聞名的張裕讓酒公司，就是他家的家業之一。張君曾在香港大學卒業，現在三十餘歲，除續辦礦業外，更在荷蘭獨資經營南洋日報。全南洋的華文報雖有三十多種，大都靠廣告和附帶的印刷業維持。所以十有八九非常幼稚，外埠新聞大約出於剪刀的佔大多數，本埠新聞也只是編輯室中的產物。南洋日報和星嘉坡的民國日報，在各報中總算有鶴立鷄羣之概了。

張君對於國內出版界很留意，因此我們談話的趣味比較容易接近。今夜他約我和Y君夜宴，席間除戴領事和某報編輯外，還有襄理他的事業的C君和Y君。住屋的建築，是中國式的，年代大約已不少，所以很充滿着紳士風。廳堂中的陳設，舊式紅木桌椅，中國彫刻的大象牙，古董式的字畫。同建築的式樣頗相調和。

宴罷並有游行的中國戲班，演京戲。張君和我們就坐在廳廊中正對着看，左廊坐的是張君的內眷，院中坐的是張君的家人和更熟識的朋友。

將近十二時，戲還未完，我們就告辭回寓。戲的演唱，比之於上海北京的固然相差很遠，但在我這已和戲劇絕緣了將近三年的人的眼中，還沒有惡劣之感。而且戲院中所能避免的看客的嘈雜聲和汗臭，既然沒有，也就可以減少平日看中國戲的滯重的感覺了！素來沒有，而且也不希望和什麼鄉紳官僚接近的機會的，像我這樣的人，居然也逢到了這樣一次，又是在遠離故鄉萬餘里的海外，也算得奇緣吧！

海邊別墅中的一日

二，一九——二〇

我是在城市中生長大的，所以對於鄉村的自然風趣很少有領略的機會。雖然有一次會較長期地在有名的西湖旁邊住過，但湖光山色的前面就橫着使人感到煩膩的都會氣，終於不會得到置身世外之感。又雖有兩年的時期曾在僻靜的鄉村的湖畔的某學

校任職，而且自己臨湖築屋而居，但因生活的逼壓，心裏並沒有餘閒去領略，也只是徒然地錯過。常常這樣想着，雖是清福，也得要福緣厚的人纔有分，所以一到都會中去繁忙，更不會夢想這類的樂境了。直到這次出遊海外，每見到濱海的精小的別墅，纔動了心，很以不得領略一番爲憾！

總算湊巧，今午，卻得了某君介紹我們到他的友人的離檳榔嶼市場二十餘里的別墅去玩的機會。這別墅建於海濱的沙灘上的椰子林中，四面都沒有鄰舍，真是清靜極了。而主人的家室也並沒有住在裏面，只有一對三十左右的馬來人看守。這天主人還是因了某君的約特去招待的。還有一件最使我們感到滿意的事，就是某君並未曾把我們當作客人招待，一切都聽我們自便。

到別墅是下午三時，同行的共六人，到了那裏，某君一一替我們介紹以後，各自便寬衣解帶，赤足和在家裏一般隨意談笑。略一休息，更換了浴衣去領略海水浴的風味。所可惜的，我們六人當中，除Y君可以勉強游幾尺外，都是不習游泳的，所以只得躺身在沙灘

上，一任海浪衝擊而已。然而海水的滋味卻由眼和口親試了。

浴罷，工人已將幾張躺椅和一小圓桌擺好在椰子林中，各人脫了浴衣，沖淨了身上的沙泥，換了寢衣圍坐着，很幽閒地談話；看夕陽緩緩地沉到地平線下去。將近七時纔用夜飯。飯後仍是幽閒地坐談。朦朧的月色，把沙灘照成灰色，陰森的樹影中夾着宏亮的海濤聲，確實使人忘掉了一切的煩惱。

到十二時後，大家還立在沙灘上看了許久的潮水的漲退，纔就寢。

第二天上午五時從酣睡中醒來，濤聲又進到耳裏，前半日的興趣重又喚起，大家都好像被這自然的清氣把思慮洗滌乾淨了似的，相對竟無一言。各人只是從主人的書架上任意取一冊書來靜靜地翻閱。我隨手卻拿着一本鼎鼎大名的張競生博士的性史。這部久聞大名的書，不料竟在這個日子這種地方，瀏覽了一遍。不過看了以後倒有點後悔，似乎索性不看，讓心裏去空想牠所得的印象還好些。

正午十二時，又是漲潮的時候，除了君外，大家又一同去受一次海水的衝擊，到下午

三時纔動身回寓所。

這二十四小時中，所感到的愉悅，雖不容易說出，但心的安閒在我的記憶中總算是不曾有過的。

「土 生」

二，二四

國內江浙一帶說起「阿土生」這個名詞，是有着「阿木林」之類的侮蔑的意義的；但是並沒確定的標準，就所指的人說，不過是沒有都市化還有幾分鄉村的呆氣而已。南洋的所謂「土生」卻並沒有侮蔑的意義，是一個生於南洋的華僑的公名。所以「土生」也者，有些是西洋化的，出口就是 *Yes, No.* 有些是馬來化的黃黑的面皮，堅實的筋肉；所共同的，大約就是說到了中國便有些渺茫，腦裏雖有倫敦卻不一定有北京或上海。

記得早年在國內，曾有某君談起南洋的「土生」，說有些連中國有火柴用也不肯相信的。這自然一定要佔很少數，然而他們既非歐化，又非中國的國粹保存者，卻是值得

人細想的，「土生」所受的教育，在近十年以前幾乎全是英國的，不，英國殖民地的。因此，裏面一定有不少的英國的「粹」也是事實的當然。結果便使得一般「土生」祖籍廣東的只知道廣州，祖籍福建的只知道廈門，——在華僑之中，省的觀念，遠不及府縣的觀念明確——所以舊一點的說起唐山還懂，說起中國就要奇異；新一點的，又把上海來代表中國，只要不是從福建和廣東去的都一例叫作上海人。——這幾年華僑所辦的學校逐漸加多，而內地又去了不少的教師，新由學校畢業的，自然是不在此例。

這幾天，華南亭來了一個寓客，就是一位「土生」，是由英文學校畢業，現在裏面教書的。最初他說認我是一個日本人，不願和我招呼，後經某君一再說明，他相信了卻很願和我談談，今夜七時我們便作第一次的會見。

他是學習各種運動的，確實力氣不小。房裏陳設很簡單，除鐵啞鈴網球拍之類外，就只有二三十冊關於體育的英文書。因為他不能說中國話，我又不能用英語自由地發表意思，所以我們的相會只是一場空歡喜。

他所向我提出的問題，可以說極無系統，第一就是上海和中國的關係；經過某君和我的很費力地解釋，看去，他好像是明白了，雖然還有些驚異之狀。

其次的問題是中國有多少人？其次的是中國有英國大沒有？最有興味的，是他指了他的書給我，以後，所提出的問題：「中國有幾本書？」這真是把我難着了，怎樣回答呢？在這問題的背面，我想一定有很久時期，他是不會想到中國也會有書的，說不定還是他到了華南亭，住這兩三天，見着某君和我時常拿着幾本不同樣的書看，纔想到大約中國也有書的呢。

本來，生在地球上的人，不知道中國有書，而懷着這樣疑問的一定不少，原算不來什麼稀罕。不過從這裏面，很可看出人類相互間的隔膜實在很容易造成而卻極不容打消。並且，即使是現在，還有許多所謂文明人，正用了很巧妙的手段去製造這種隔膜。從這樣一想，人間的光明的境界，不覺相去又增加了若干倍，那裏所放的光輝雖是十二萬分的明亮，但能夠到我們的眼裏的恐怕還不及天狼星的那末強吧！

華僑的一種較新的組織

二，二七

所謂「公館」之類的組織，不過是一般有錢人聚集了抽大煙，搓麻將，叫妓女喝酒的場所，原沒有什麼很深的意味。但華僑的自由組織卻並不是只此而已。今日所參觀的麗澤社，和明新社以及新嘉坡的青年勵志社等都是一種較有意義的。

在這組織之中，大都竭力排斥抽大煙和搓麻將等趣味低劣的享樂，這還是消極的方面。積極的是提倡藝術，音樂或繪畫；或是謀平民教育的普及，辦理閱書報室，小學以及夜校等，更或為某部分的社會公益事業盡相當的力量，即如參與學校募捐這類的工作等。

比這種組織更早的還有所謂「書報社」一類的機關。這種機關本是為了贊助民黨的革命運動而成立的。所以在歷史上很有過相當的價值。到了近年卻大有名存實亡的氣概了。所以致此的原因：第一，辛亥革命以後，民黨不如早年亡命時一般地和他們親近；

第二，民黨內部又經過所謂孫陳的分裂，就牠的本身說，雖有正邪可分，但一般人的信仰卻免不了銳減；第三，活動比從前更感困難，動輒就有受拘捕或被逐出境的危險。

前一種是偏於當地的，社會教育事業，較穩健而缺少政治意味和革命性的；後一種卻正相反。至於兩者的優劣，卻不易判斷，依我的意見，還是看各自的努力如何比較妥當些；背景既不同，當然不好用同一標準去測定。

演劇籌款

三，
四。

「演劇籌款」這個名詞，在南洋可以算得是家喻戶曉的了。只要腦筋裏有學校這個名詞的同時一定也知道牠。原來，南洋的學校比較中國內地雖不算少，僑商的經濟能力確實也很夠維持，但籌有一定基金，或有一定的籌款法的卻很少很少。大多數的經常費和臨時費都要每年臨時籌集。籌集的方法或開游藝會或演劇。所以，在南洋學校的校長籌劃這類會事的能力比其他的一切都重要；而圖畫，音樂，手工，體操，跳舞等的教師也非

常紅。

今夜我以客人的資格經某君的介紹到某舞臺去看移風社排演廣東戲，他們也就爲的是籌款。一進門就見着某校的總理——董事長——校董校長等很忙碌地在那裏招待。舞臺前面貼着不少的某某先生慨捐洋若干元的條子。

所謂移風社原是僑商自己爲了娛樂組織的，並不是以演劇爲職業，這次的登臺也是一種義務性質。所演的劇可以說是新舊集合的，所以我並沒有感到什麼深的興趣。

坐着仔細計算那認捐的數目和估計賣票的收入，大約不過一千元。屈指一算，除了租舞臺費招待費等開消以外，所除當不到六七百元。而且看那情形，認捐的和買票的人們的目的也並不在看戲。於是使我起了一個大大的疑問，何以這一種麻煩省不來呢？

還有，聽着許多人都是這樣說，甲校的校董向乙校的募捐，而乙校的也向甲校的回敬，那末，這裏面當然很有些煩難了，爲什麼非這樣不可呢？這也是我當時所引起的一個疑問。

半途登船的小女孩

三，九

爲了避去火車中的汗臭和炭灰以及觀賞馬來半島西海岸的風景，從檳榔嶼回新嘉坡便改乘輪船。昨日下午四時上船，四時半就開動，今早七時到巴雙，因上下貨物停至下午七時纔開。

這次坐的是二等艙，因爲船小，所謂三等艙就是裸臥在艙面上，喫飯又須另包，很感不便的緣故。二等艙只有兩個房間和大小相同的一間餐室。我和Y君住一房，另一房也是中國人，一對外貌年齡不很相稱的夫婦，帶着男女四個小孩子，最大的約十二三歲，最小的不過幾月還在喫奶。一來因爲人少，二來因爲那大的女孩常扶在欄干上玩，她的活潑的態度和一對黑漆的眼珠很引起我的注意，所以無意中便留意到他們的行動。

船到巴雙一靠碼頭，那位男子便上了岸，直到將近開船纔回。夜飯時，他們從各人的菜中勻出了一分送到房裏去，我在對桌看到，很覺得奇異，這是給那一個喫的呢？到了晚

上八時，在欄干邊纔看見那大女孩子的旁邊又另有一個不曾見到過的較小一兩歲的女孩子，這纔明白了。

輪船火車對於小孩子的免費或減半收資，都是從物質方面打算，在人格上本多少含有點侮辱性；這是從童僕半價的事實，直接可以證明的。見到這個半途登船的小女孩，立刻使我想起日本文學家有島武郎的事。他爲了尊崇戀人的人格終不肯用金錢向她的丈夫和解。這實在有很深的意義，絕不好另把牠看成呆子的行徑。在這同樣的意義中，我對於帶領這小女孩上船的乘客深深地感到不快！

不甯靜的一日

三，一〇

不知不覺地離家已三月多，每夜一到人靜不能成眠的時候，家中的景象總是一幕一幕地在眼面前展開。從一月以前在報紙上很簡單地得知上海地震的消息起，更感不安。雖明知一定沒有什麼意外，但浮在心上的恐怖始終排遣不去。不知爲着什麼，越竭力

地想把牠排遣開，越想入不幸的事件，好容易到近日纔回復了平靜狀態，而今日卻又意外地重行喚起，而且深度更增加不少。

上午七時到新嘉坡，住好了旅館便去找 S 君。S 君一見到我，便說：「昨日，上海有一電報來，已轉到檳榔嶼去了……」

不知怎樣。電報兩個字，特別地響亮，好似晴空的霹靂一般，我竟大喫了一驚！「哦！電報上海來的？」

「是的，你早來一天就好了；大約明天總會退轉來。」

「給我和 Y 君的呢，還是給我一個人？」

「你一個人的。」

是了，一定是我所恐懼着的擾亂了心緒的不幸的事真正發生了！不然爲什麼會有單只給我一個人的電報來呢？然而，我雖時常想到那不幸的事，原只是一種無端的愁思，現在好像要達到真確的地步，卻不能推測是一件什麼事了。

把空洞的愁思不斷地幻想到具體的事件上，這件那件都覺着未必是，而同時又覺得一定就是的，這樣的幻想竟將腦海攪得翻騰起來，只好不由自主沒精打彩地回到寓所去，心裏的恐怖卻逐漸加深，一切都是現着暗淡。

Y君很坦然，正爲了這樣，心中更感緊迫，後來十分地無可如何，因了T君的勸解，便喝了幾杯白蘭地。希望借此睡去，暫將一切拋卻，不料仍只是終夜合不上眼。

青天白日旗下的滿地紅

三，二——一五

華僑對於國民黨的關係原來很深，又因爲所處地位的不同，所以對於國內的政治趣味也比較地濃厚，從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節節勝利以來，他們更是歡欣鼓舞。今日爲孫中山的忌辰，早幾日就有許多人竭力奔走，以召集一個盛大的哀悼會。昨夜得了英殖民政府的許可，今天一早各商店的門前都飄揚着青天白日旗，下午一時更在歡樂園照預定計劃舉行哀悼。正好是個天朗氣清的日子，參加的人也就意外的多，各校的學生，各

工廠的工人，各商店的職員，大半都躬與其盛，民氣真可算得很發揚了！

然而英殖民政府的允許是附有條件的，第一只許行禮，不許演說。第二海南人不許結隊去。那兩個條件本很有些滑稽，在那種的集會中，誰能保持得住呢？但若不承認，會便不能開，華人方面既一意只想把會開成以了心願，所以就承認了，而流血的慘禍就種因於此。

下午一時開會之初，還能照着約束進行，後來演說的人也有了。於是場內的爭執就發生，結果干涉者被干涉者便動起武來，小小地流一次血。雖是這樣，既同為華僑，經人排解，也就了事。不料在會場外又有第二次的流血，死的傷的都有，固不必說，而且還釀成幾天的恐怖。

原來海南人多是勞動者，平日都處於被人輕視的地位，雖是這樣但很能團結而且勇敢。在今天的條件下面當然早已有些不平。所以到會時雖沒有列隊，散會後的人數既多，分散當然不易，無意中便成了隊伍，走到牛車水（？）的時候，巡捕出來干涉，加以壓迫，

一時不及散去，羣衆免不了也有相與理論的，排槍一響，青天白日之下，隨着就發生滿地紅的慘象了，當場除死傷者外更拘捕了幾人去。

當夜便激動華人的公憤，第二日起就自然地行消極的抵制，不乘英人的電車，電車雖終日來往，裏面卻只有非華人了。不但這樣，英殖民政府更宣布戒嚴，一到夕陽西下，幾條重要的街道，居然有不少的軍警出巡，如臨大敵一般，而工人反抗又被打傷的謠傳也因而而盛。

這樣一來，空氣當然特別緊張，一班有血氣的，便四出呼號，以喚起大家的注意，進行交涉。結果怎樣固然不可逆料，但想到南京路和萬縣等地的往事，似乎一定不會有滿意的結果可以得到，這確實是禁不住要傷感的。

馬來戲

三，
三。

老實說，我對於戲是門外漢，而且極少興趣。但不知爲了什麼緣故這次到南洋卻常

常發動去看馬來戲的念頭。結果，因友人的陪伴前後共去看過五次。其中有兩次是在新世界的院中，餘三次則在正式的戲院裏。戲的內容這五次的可以說無大差異，若就形式講，那就顯然不同；大約兩次非戲院裏所看到的，是馬來戲的本色，餘三次則十分歐化了的。

本色的馬來戲，——就這次所見到的說——頗和國內鄉間做戲的情景相仿，而且更簡陋。化裝所用的是鬼臉殼，和陳舊的服飾等固不必說，預備演唱的以及奏樂的人都席地環坐着，既沒有什麼台，也沒有什麼凳，輪着排演的人，站了起來便演，演過了仍就去坐下。

所用的樂器也很簡單，一面鈺，一架胡琴，一個鼓；鼓比較的特別，長筒形，兩端都張有皮，橫放在奏者的膝上。奏的時候兩手各拍一面。

至於所謂十分歐化的馬來戲，形式上比較國內的所謂新戲還高明得多。舞台的建築很合式，奏樂的在台下不與戲中人混雜，演戲時，台上也沒有半點不相干的人使得看

者會發生厭惡之感，佈景和化裝也極考究，且很合劇情。

所有的樂器都是西洋的。Pianofort Violin 等等。科白和唱並用，但下官或小生什麼什麼之類的白白卻沒有。且來介紹今天所看到的戲劇的本事吧。

國王 A 有一個王后和一個妃子。王后有一子一女，妃子也有一個女兒。另一國王 B 要和 A 聯姻，選中了王后的女兒，王后和她的子女都非常高興。妃子呢，卻十分地嫉妒，要想將自己的女兒去代替。爲了這樣便和一個臣子商議謀害王后。那個臣子就到山中去找着一個煉丹的道人，向他討藥。結果帶了兩種回去，一種是自己喫了可以迷惑別人的，一種是毒劑。

妃子和她的女兒喫了一種，而將別一種把王后毒死。王后的子女見着他們的母親被毒死了，便要求國王昭雪，國王知道是妃子謀害的，提了劍去找妃子要將她殺死，當時真有怒髮衝冠的神氣；但一見了妃子和她的女兒的媚態，不但手軟劍落，而且聽了她們的話將王后的子女驅逐了去。

兄妹兩個被逐以後，他跑到森林裏圖自殺，被樵夫救去；她跑到海邊正想投海被漁人援救。

不久國王B派了臣子來行聘，他們知道了李代桃僵的花頭，便去回報國王B。正好國王B在外打獵，在樵夫和漁人家中遇見了王后的子女。他問明了其中的原委，就和臣子帶了兄妹兩個去見國王A。這時國王A纔醒悟過來，將妃子、她的女兒和那個找藥的臣子治罪。後來不但婚事完成，並且B又將他的女兒嫁給王子。

據老於看馬來戲的人說，馬來戲中有幾件是不會缺少的：(一)國王，(二)王子，(三)王女或臣子的女兒，(四)逃難，(五)遇救團圓，(六)救難的多是樵夫漁父（有人說是仙人），扮演這種人的又都是丑角。因了這樣，戲劇的內容變化就很少。慷慨悲歌一類的壯烈戲固然沒有，淒涼苦楚的大悲戲也沒有。有的人說，這是爲了要受殖民政政府干涉的緣故，但我不十分同意。我想主要的原因還是和馬來人的文化有關；更進一步說，就是由於他們的生活簡單而且安定。

海濱麗影

三，一七

今日又到蘇坡盤桓一日。初更時候同着Y君T君到海濱去遊。月色朦朧，濤聲宏壯，海風吹來，很有秋意。幾個人正遙望着燈塔談話中，忽見遠處一對黑影蠕蠕地動，大家的視線便都集在這影上。這黑影漸動漸近，先辨出是兩個人，後更辨出是一男一女。

T君說：「他倆倒不俗氣，這種時候，這樣地方，實在不應當是我們這樣的旅客所應享受的。」

「有點妒意了，」我聽T君的話，立刻這樣想，同時也覺得他倆確實不俗。

影子漸近，T君突然地說：「原來是他們，」並且舉起手來招呼，大叫了幾聲「喂！喂！」

一到彼此會了面，經T君的介紹，纔知他是某男小學的教師，而她是某女學的。我心裏感到，這樣的實事，好像每天都遇到過似的。即至見到他倆，爲了當着我們而不十分自然的神氣，纔覺得我們實在有些煞風景，因而陷到進退兩難的境地。真實的，朦朧的月，故

意把愛人的面影的輪廓弄得愈加神秘，已夠使當局者陶醉了；又加上濤聲的催逼，沉靜幽默中，心裏自然會起了不可抗拒的振奮。這力量豈不是特爲在酷熱中忙碌了一日的青年男女們，尋求慰安纔發生的嗎？

歸途中，T君低聲地和我談論他倆的未成熟的戀愛所經過的種種的傳聞趣事。未了還不勝其慨嘆地說：「愛情大約快成熟了吧，只是麵包也將要成問題了！」

「怎麼？難道爲了這樣，位置就得動搖嗎？」

「可不是，南洋有幾個CKT呢？」

「CKT。怎樣一回事。」

「也就是這末一回事。CKT是某校的總理——董事長。他們的學校的校長，任職三年，很得他的信任，後來竟討了一個小老婆，同事的都不滿意。」

「大約也不過是喫醋。」

「不但是喫醋，簡直要喫糠。同事中的某君，以爲有機可乘，定能取而代之，便興與頭

地去報告 C K T，那知碰了一個大釘子。C K T 回答他說，「你要叫他做和尙嗎？何況是在這熱帶地方。」

「此公真是解人！」

「他也很有幾個小老婆呀！」

「那又是一件事。」

「甚麼意思！難道你也贊成這樣的？」

「贊成不贊成，很難說，不過北冰洋的冰凍道德，搬到這樣終年熱到華氏八九十度的地方來，總得化氣吧！」

「唐伯虎點秋香」

三，二一

在國內，已將近兩年半，電影場中不會有我的足跡了。盛極一時的國產影片，除在報紙上看着牠們的廣告，或本事，或關於牠們的批評外，很少領教，不料這次到了南洋，卻親

近了好幾次。今夜在曼舞羅看的是唐伯虎點秋香。

某君問我對於該片的意見，我只好搖搖頭回答說，「不看的人比我們更是幸福。」這裏面自然有理由，但這裏既非要對於該片作論評，只得略去，順筆來寫些國產影片在南洋的情形吧！

將來的影響大約好不來，這我敢預言。最重要的理由，就是現在的電影事業在中國，在南洋，也許就是在其他各地，都是商業其實而藝術其名。不過現時在南洋所收的效果，卻還不全都壞。因了電影的宣傳，使一般久離故鄉的華僑得從眼中領略故鄉的風味，這是一種慰藉；而使一般較頑固的得比較地理解中國，打破他們把中國看成千奇百怪的世界的思想，也有相當的價值。這種影響在華僑女子的服裝上表現得十分明白。所謂電影明星式的裝束，在國內應當怎樣評價，這另是一個問題，但在南洋用來代替馬來裝，卻不是全無意義，然而國產影片在南洋的所以興盛，其理由絕不只是爲了可以發生這一點影響，至少和性史的所以暢銷的原因有一部分相同。南洋華僑看影片的趣味大體

可分爲兩種：一種是和一般的上海人的相同，偏向於才子佳人的故事；還有一種是偏向於封神傳、西遊記一類神怪的熱鬧的舊戲翻新花頭。比較起後一種更佔多數。這個力量確實很大，足以倒流轉國內，使國產影片墮落。

國產影片初興的時候。雖然很幼稚，但大家還竭力地創造新的脚本：到了近來，卻只是拼命地擡古董，這不能不算墮落。所以然的原因，在國內似乎不大找得出，現在卻很顯然了。這類的片子因爲南洋可以暢銷，只要廣告一登出，就有人爭先恐後地定購；電影公司，很可利用這筆錢去做製片的資本。

馬來美人

三，二八

近幾日 C 和 S 在夜裏是常來作長談的。每夜的談話，因爲 S 正陷在戀愛的網裏，所以總免不了要轉到關於戀愛的事項上去。

「戀愛一個馬來女人吧！」這是我每次都要說到的。

「真的，可惜不懂馬來話，不然……」C總接了我的話，這樣地嘲弄S。

但我的勸告雖並不是預期着事實的成功，也並不全然是開玩笑。確實的，馬來美人具有她們的美的特點。自然，所以引起我的興趣的，不是那些赤着腳，拖了木鞋，圍得沙攏——馬來人所穿的裙的名稱，長度上到胸部，下齊腳，作袋形，有印的或織的圖案，——的一流；而是舞女和服裝歐化了的。

馬來戲兩幕的中間常屢入跳舞。所謂跳舞雖是挑撥性的，但所以引起美感者卻不在此；第一是發達很豐潤的肉體，其次便是肉色，一般的肉色中加入日光所曬成的暗紅的成分，這是很有刺戟力的，至少對於我。因了黑便愈使女性的神祕色彩更深，又因了紅而便加強。

還有濃黑的髮和眉，以及大而輪廓很清晰的黑眼珠，也足增加力的強度。唇略厚而較開闊的口，在跳舞時的微笑，似乎也離了輕挑而具有誘惑力。

因了全身筋肉發達的緣故，不只全身表現着調勻，而且那兩隻粗的腿和天然的前腳，

很顯示着姿態的穩定，在女性的柔和中含有不少的莊嚴的氣分。

馬來人眼中的美人所不可不具的條件如何，我不知道，我所感到美的就是她的柔和而有力，說她們是東方和西方的美人的中間，恰如她們所居的地方處在東西兩地之中一般，也許不免過分，然而總有幾分合於事實吧！

移上歸舟的夜

四，三

離上海到今天恰四個月，照預定的歸期已延長了二十幾日；這二十幾日中真無日想不到那計算着日子盼我歸去的人們；而最使心裏不安的，就是從不靈通的關於時局糾紛的消息所引起的虛幻的恐怖！今夜八時移上了船，到達上海的日期總算可以確定，一切的想法便全都飛散去了。

照理，在這樣的情景中，心裏應當寧靜了，那知事實卻正相反呢？在這裏面，就有着很深的人生的意味吧！舊的關係所結成的力線，牠的一端始終纏繞在身上，而無法剪斷，這

便是每日每日都想到回航的原因；而新的關係所結成的力線，牠的一端也正在這時候又掛到身上來；於是做成了這幾日的煩惱。

從定好了船，雖則無論誰的心裏都承認到今夜只好分手，但也正因為有這樣的承認，便各人存着萬一不實現的希望，並且努力想使這萬一的希望成事實。這裏面的滋味說牠是苦，這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而其中的甜蜜卻似乎更深長些！

昨夜 C, S, T 三君就在旅館內作長夜談；今天又加入 P 君，更將空氣弄得緊湊；寂寞，無聊，空幻等等的感覺同時越起越深，於百無聊賴之中，只得希望今天的時光特別能夠延長，然而，同時也就希望着牠比平常更過去得快些。

C 君因事晚飯後就別去。P 君臨了我們要離去旅館，還想陪伴到船上圖這最短時間的汽車中的聚集，經了再三的婉謝纔呆立着看我們的汽車開動而分手。S, T 兩君陪伴到船上，其結果，不過更使別離的情緒加了深度。

當 S, T 兩君離開時，濛濛的微雨已如網一般地從天空中不斷地向海面裹着船罩

下來，他們近幾日來的情景，便更綿密地蓋在我的腦中。

苦悶

四

上午九時，船在微雨中起碇，船中愈顯得靜寂，各人都只在各自的房裏。我腦海中的四個月來所有的關於上海的幻想的影子全被昨日臨別的印象所遮掩了去。因了臨別的前數日，在無可如何中，彼此曾有半年後再來的預期，這個預期果然實現的時候的情景，於是一幕一幕地在心內展開。

這種虛構的景況，本是最好的慰藉，卻不料竟有時反成了苦悶的源泉。午飯時，同餐的法國人中很有好幾對夫婦，其中有一對帶領着一個兩歲左右的孩子。他們三個人坐在餐桌的一端，他在左，她在右，他們的小孩子居中。

我喫着飯，不斷地這樣想，這大約就是我六個月後再來的預兆了；那時在船中，我當然在左，她當然在右，我們的小孩子居中也是必然而且很合式的，他也不正是兩歲左右

嗎？

因爲這樣一想，一日中，我的思路和船的航行線恰成了反向。由船中而想到下船，由下船而想到居住遊玩種種的情況。一直想到頭脹倒在牀上昏昏地暈去纔停止。而不久到餐室中晚餐又重行提起。

又到西貢

四，六

經過了兩天的船中生活，熟識了好幾個留學歐洲很有幾年纔歸來的人。船入海口，正紆迴着緩進的時候，大家一同到艙面上，扶着欄看兩岸的景色。忽然眼面前現出一隻中國的小商輪；大家的談話就從這小商輪出發。

A 「走了二十幾天。今天第一次見到中國船，真開心！」

B 「也就小得可憐了！」

A 仔細地親切地對那小商輪看了一會，手指着說：「啊！孔子！」

B 「真豈有此理！孔夫子別的名字不好叫」他的口吻間，好像以爲褻瀆了孔夫子，我心裏立刻就想到華盛頓、林肯和塔虎托這些名字。

C 屣了進去說：「紅，黃，藍，白，黑，中國旗真好看！」於是話又轉到國旗上面。

B 接了不勝其憤慨地「爲了國旗，巴黎真鬧得豈有此理！」原來B是護旗主義者，覺得用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去換所謂五族共和的國旗是不應當的。不料A恰是反論者。A「北方本來腐敗，國民軍勝了，是應當換的，那些外交官還只曉得服從北京，真不爭氣！」

B 的反駁的理由是「國旗那好隨意更換的呢？牠是代表國家的。」

A 卻不服：「牠代表什麼國家？」

B 緊接着反問：「青天白日滿地紅又代表什麼國家呢？」

忽然一隻日本船在面前經過，C指着桅上的旗子：「這個旗子纔真好看！」大家相視一下，沉默了去，只在面孔上留着反抗的神氣，一場爭論也就此完結了。

堤 岸

四，七

上次到西貢，不曾見到很多的中國人，而市面上也很少中國風，最初只爲西貢原是法國人的屬地的緣故；卽到了馬來半島見到了那裏雖是英國殖民地，卻中國風很盛，就覺得可疑。後來聽着別人說起，纔知道西貢的中國人是聚居在市外的另一市堤岸。

堤岸距市場有十多里，由香港經便鐵道，電車，汽車都可到，所需的時間也不過一刻鐘。馬路不十分開闊，兩旁的樹木也不高，商店的建築也不宏大，很有上海四馬路三馬路等的氣象。酒樓，影戲場，妓女，這些東亞更使得牠和四馬路三馬路不但形式相近。

今天共四個人同遊，內中一個是日本人，因此在精神上很引起些不寧靜，第一次在商會，第二次在酒樓中。

商會的建築雖說規模並不十分大，卻很不壞，樓上有好幾間商品陳列室。在未踏進牠的門以前，我心裏總想着，裏面的陳列一定是中國貨同着西貢的土產最多，而法國貨

居第三。那知進去一看，竟大謬不然，好像正是爲着歡迎那位同道的日本人似的，卻是日本貨最多，其餘的都不過足以點綴而已。

這位日本人原在檳榔嶼做絲生意，到了那裏確十分地留意，各樣東西都很仔細地看，而且向着招待的人仔細詢問牠們的市面。日本東西陳列得這樣特別地多，還是他提醒了我的。

然而據招待的人說，日本貨在西貢的市面並不大，這樣一來，更使我大大地疑惑了！在酒樓裏，無意中談到了法國人在西貢各種設施，他便向我們提出了中國人讓安南給法國人已有多少年的問題，語氣間還很有十分惋惜同情的神氣，頓時就使我聯想到臺灣和朝鮮；覺到人間的一切大都是如此，可惋惜同情的事實，總是徒然對於牠惋惜同情的人們製造出來的；在惋惜和同情的對面，自己所站着的地方，就有着可怕的心理！

輪船帶着別淚離開了

這隻船從歐洲來已載得有所謂到上海打赤黨的法國兵，船上的空氣比上一次我們乘了到新嘉坡的那隻的已大不同。到了西貢，昨天又臨時在四等艙中設置起鐵牀來，大家都鬧傳說又要上來五六百兵士；但一直到半夜裏還沒有動靜。

今晨天纔微明，便覺得艙面很嘈雜，起來一看，原來兵果然到了；艙面上只見着一個碰一個的人身，忙碌着，其中十之八九是安南人。因了有這許多非常旅客的緣故，岸上送行的人也特別地多，兵士，常人，男的，女的，老的，幼的。船上的非常客人站着往下招呼，大多數面帶愁容；岸上的送別者頻頻地揮手，抹淚；早上的太陽雖是很歡悅和暖地照着這一千人，而船的四周的空氣卻仍十分的寒涼。

汽笛莽叫了一聲，好像叫這些人斷念似的，岸上的軍樂就奏起法國的國歌來。軍士兵官一齊很嚴肅地舉手敬禮，法國兵好像都忘了他們離開故鄉的苦味而很歡悅，只有安南人卻更加愁苦，這兩種情況在嚴肅中很顯然地露出。船身遲緩地離了岸，岸上人們的手巾舞成了白的浪，只不時因了這一端那一端的手巾在眼角上的停留，將浪痕打斷。

這隻輪船就這樣地帶着別淚離西貢了！

香港之夜

四，一四

輪船雖是上午九時就靠了九龍碼頭，因為又有兵上船的緣故，直停到夜裏九時纔開。算起來距上海只有兩天的航程，心裏雖是比較輕鬆，但日中因船的久停卻很煩厭，幸而因此得見到香港之夜，還可相償，不然又將留一個苦悶的紀念了！

在白晝，太陽雖是對於一切的人都一樣地照臨，卻將各人的醜惡的影子也很明確地照了出來。所以白晝的香港，徒然引起人的煩惱而已。所謂苦的人，大家都只在狹長的馬路上擠着，固不必說，而坐在轎子中汽車中的所謂闊人，他們的腦裏又何嘗不是正想着擠人，或被別人擠呢？所以從九龍隔岸遠看香港，恰如牧場一般。

夜來了，一切卻全然相反。從山頂到山脚，一層一層的電燈光放射出來，婉然一座慶祝會裏的大牌樓；靜默中顯示着歡悅，心裏也就爲之一快。是人間只有夜中可以靜默和

歡悅呢？還是只要自己能罩上了一層暗幕去看，就可以爲之一快呢？

從吳淞到江灣

四，一六

船中雖然不時有無線電所得的消息宣佈，一來因爲語言不詳，二來因爲船既是法國的，消息也同樣是法國的，和我們的胃口不配，所以十幾日來，全不知道究竟上海怎樣？在香港雖會看了三種報，但其說不一，真像更加不明。因此，船一進吳淞口，心裏便異常緊張，快樂的情緒以及無端恐怖的情緒一齊逼弄來。好像每人同是這樣，所以全都很快地喫完了中餐，整頓了行李，穿好了衣服，立在船艙上，熱烈地看着吳淞江岸。

大約將到張華浜一帶吧！某工廠門上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高高地飛舞着，把所有的人的視線一齊勾引了去。心裏雖也感着愉快，但相別不到五個月，已有這樣地的變動，滄桑之感畢竟禁止不住。

在這羣人中，因了那一面旗幟的勾引，頓時分成兩團；一現着喜悅，一露出驚異。那班

奉了使命到上海來打「赤黨」的人們，居然把一面中國已發現了十五六年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當着所謂「赤黨」的標識，而對着牠狂叫；那一刹那使我從頭上冷到腳底。

船好像有意地慢吧！從吳淞口到黃浦碼頭差不多走了三個鐘頭。在這因了牠的緩行而延長的黃浦江中一隻一隻的軍艦從眼前過去，使我覺得好像已置身在戰濠裏。見到了各式各樣的很有威權把人類分開，使人類互相仇視的旗幟，好像就是起了有些人正誇耀而有些人正恐懼的世界大戰，我竟茫然了！

船靠了碼頭，第一個跑上去的旅館接客的人，劈頭就告訴我們租界和華界不能通行。這樣使我陷到了進退維谷的地位，十幾分鐘的摩托卡就可到的江灣，竟變成咫尺天涯了嗎？是因爲不干了心到了上海還住旅館，所以靜靜地待着。接客的一個一個從目前過去，最後一個卻宣言可直到江灣，真是喜出望外；便出了比平時加一倍半的車資乘了摩托卡離去碼頭。沿路眼裏都是鐵絲網，直到進了華界爲止。原來所謂不能通行就是牠的力量，而惠及平民，使他們比平日能多得一倍半的車資，也是牠的力量！

民國十九年一月初版

實價四角

版 權
所 有

南 洋 遊 記

著 者	劉 薰 宇
印 者	美 成 印 刷 所
發 行 者	開 明 書 店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望平街口
開明書店

